

水牛少年文庫13
水牛出版社

巨人保羅

姚姮 譯



水牛少年文庫13
水牛出版社

巨人保羅

姚姮 譯

少年文庫13

巨人保羅

姚姮 譯



水牛出版社



內文注音附插圖



巨人保羅



這是一本神話故事。主人翁保羅是一個美國天生的巨人。他住在森林裏，是伐木工人的領班。他有無比的神力，能開山闢地，征服自然，跟怪獸鬧爭，獲得勝利；工作效率奇快，教工人們佩服得五體投地。……書中情節精彩扣人心弦，許多英勇冒險的故事，都令人大讚賞喜愛。

ISBN 957-599-051-X

850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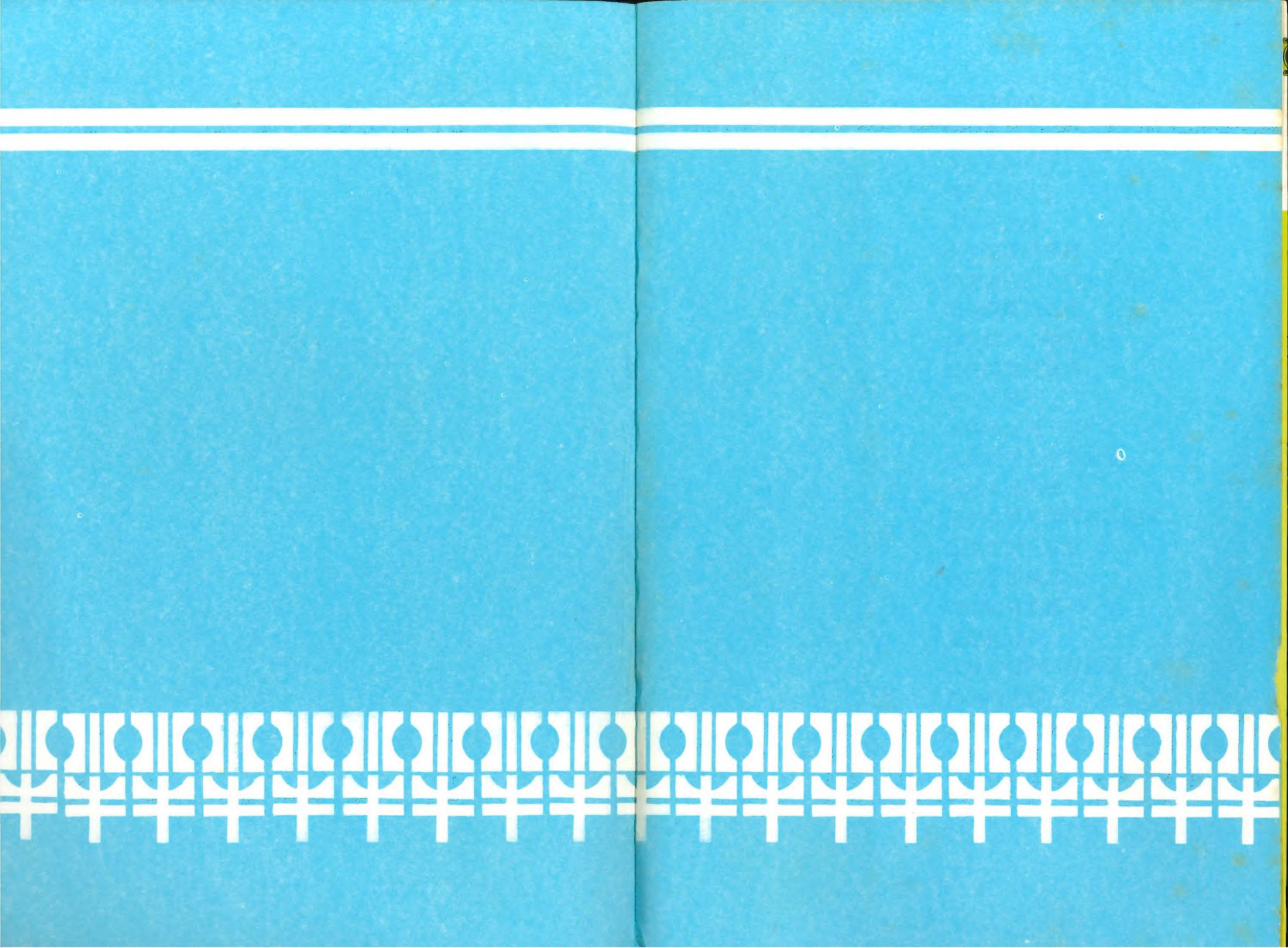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9575 990510



特價60元

天體和宇宙
開拓未來的科學
百年後的世界
萬能機器人
生命的奧秘
少女安娜的悲劇
伊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
海倫凱勒的奇蹟
林肯的青少年時代
國際情報員秘辛
逃出南極
北極生活三十年
太空飛行七十萬公里
向超音速挑戰
消失在亞馬遜河的探險隊
猛獸王國—肯亞
活生生的地球
奇妙的自然界
電腦世紀
世界名醫野口英世傳
消失的大陸
金字塔的秘密
迷幻王國探險記
戈壁沙漠之謎



水牛少年文庫 13

巨_リ人_ロ保_ク羅_カ

姚姮 譯

水牛出版社 印行

目錄

一、保羅的出生	一
二、保羅的伙伴	七
三、火堆邊	一五
四、烤餅鐵盤	二五
五、藍雪	三一
六、貝貝的不幸	三九
七、不可能的山	五三
八、保羅的狩獵	六七
九、保羅與斐比利	七九
十、保羅的求愛時期	九三
十一、內地國王	一〇九

十二、營地的破裂.....一九
十三、保羅的春天.....一九

一、保羅的出生

有人說保羅出生在緬茵州，有人說是米尼蘇達州，有些人則說他出生在密西根州，更有些人大聲疾呼說他出生在加拿大的松樹林裏，不管他出生在那裏，他的名字叫潘保羅是大家所公認的，他是西北部的英雄，是全國最高大的人。

究竟他有多大呢？

根據緬茵州的鄉人們說，當他生下來一個星期的時候，他的個子就大得比他的搖籃還大哩。

「我們要怎麼辦？」保羅的母親焦急地說：「那個搖籃哪個孩子來睡都夠大的，再說他

們也不是很瘦小呀！」

「你不能少給他一點吃的嗎？」他父親說：「照他這種吃法，可能會把我們吃窮，也許連房子都會吃掉！」

「別傻吧！」他的母親說。他母親的名字叫「珍」，她以普遍常識的觀點說：「一個正在長的孩子，他能吃多少，你就得給他多少吃，不然的話，他在我們家又有甚麼意義呢？」

「好，好，」保羅的父親呢喃地說：「我真不懂得你究竟要我做甚麼，當我有上千樣的工作要做的时候，你……」

「我只要你不要把髒兮兮的靴子，穿進我清洗得乾乾淨淨的廚房。去搬出你的工具，再替我做個搖籃。」保羅的母親說着，便開始洗刷地板，讓保羅爸爸知道，站在那裏不工作是浪費時間。

於是保羅的父親便拿下他的鋸子，鑿子和鉋子，釘製了一個像盒子又像船的搖籃，這個搖籃長有六呎，並且多花了他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，但是這個搖籃等於白做，因為他還沒有完工以前，保羅又長得比那個搖籃大了。

「這個小妖怪，」父親咕噥着說，他忘記自己是「小妖怪」的父親：「我必須再做一個搖籃。」

他們家後面便是樹林，保羅父親砍下一株十二呎高的白樺樹，挖空木頭裏面，刨平得如同月色照在水銀上，可是當每件工作完畢後，保羅已經滿月了，並且有十五呎高。

「唉！」他的父親嚴肅地說：「我們來看看，我能不能做得比他長的快一點。」

這一次他不再把時間花費在刨光的工作上，他只找了幾塊二十呎長的木板，把木板用釘子釘在一起而已，樣子很像一種水槽，而保羅差四分之一吋就不夠睡了。

有一件事情保羅的父親忘了做，那是裝搖籃的彎軸，沒有這個裝置怎麼搖嬰兒，讓嬰兒睡覺呢？雖然保羅的身長已有二十呎，可是他還是嬰兒呀！

「這是新式的呀，」保羅的父親偽裝是故意不裝彎軸的說：「是一種會浮的搖籃，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大西洋的海面上，讓海浪搖他睡覺。」

他們真把保羅放在海面上，搖呀搖的，看起來很合適，但是保羅却不肯安靜。第二天晚上，海面上掀起一陣浪潮，把半打以上的村子冲到緬茵州海岸上。

那是一連串麻煩的開始。

緬甸的居民並不易驚慌的，但是當他們發現了前所未見的大嬰兒後，他們落入驚慌中，他們不能把保羅送入監獄，因為他只是個嬰兒；再說，也沒有那麼大的監牢來容納他。他們翻遍法律的書，書上並沒有載明說一個嬰兒不許長二十呎高，也沒有法律去阻止一個人長高。

當村民們正談論着保羅的時候，保羅的母親從屋子裏衝出來，哭叫說：

「它不見了！」

「甚麼東西不見了？」村民回問着，他們因為保羅母親的打岔而緊張起來，更因無法解決如何處置嬰兒而不安着：「甚麼東西不見了？」

「一個盒子——船——會浮的搖籃，隨便你們怎麼說都可以，而我的保羅在上面，我剛才從窗子向外看，我幾乎不相信，你們想我看到甚麼！」

「太太，妳停止嚕噓吧，摘要點說吧，妳看到甚麼啦？」

「他走出搖籃外，不要問我怎麼走出的！然後，他舉起搖籃，涉水到海岸，」她說到這裏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：「然後，他不見了。」

「那正是保羅嘛，」保羅父親插口說，他突然因為這個怪兒子而驕傲：「他是個與衆不同的孩子，是的，他是喝鯨魚奶長大的，他牙齒是用鋸子鋸的，他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。」保羅的父親說對了，因為第二天他們聽說保羅已經到達很遠的地方，已經到米尼蘇達州了。

二、保羅的伙伴

有關保羅的故事開始向東部流傳。他已長大，並且在密西根做了許多奇妙的事情。有人看見他在威士康辛遊蕩，搬舉整隊的馬越過密西西比河。他在米尼蘇達替自己建造了一幢大約有五層樓高的房子，那房子高得月亮要通過，都要轉動樞鈕才能過去。

保羅居住的國土是樹林，到處都是樹，松柏和橡樹，連綿不斷，數以千里，從大湖一直到西北的太平洋。這地方樹木多得叫人感到陰森恐怖，沒有人有興趣來走一趟。

「這是我的家，」保羅說：「這是讓我生長的地方，但是我要靠甚麼來維持生活呢？」他在樹下到處遊蕩，想找出這個問題的答案來。但樹與樹之間像是在低談着甚麼，那聲

音像在嘲笑這位巨人；粗大的樹枝，也鼓動着他們的長舌議論紛紛，只要他一走過去，樹葉就沙沙地笑個不止，好像四周圍沒有一樣不在嘲笑他。

因此，保羅便離開樹林，到米氏鐵工廠去弄了一些金屬，加熱後，煉成鐵，然後用鐵錘頭打鐵打成兩根鐵條，再將兩根鐵條打成一根銳利無比的斧頭，提着斧頭，再走回森林，對着最高，最大的樹就砍。

「現在，讓我們看看斧頭能做甚麼？」從此以後，保羅覺得所有的樹木再不敢取笑他了，只有小樹葉才敢低聲地竊笑。

保羅揮動他的斧頭，第一斧頭就砍出來一面可以夠做桌子的木頭，第二斧頭就砍出來一個夠一個人躺下去那麼深的溝，然後，走到樹周圍去弄平砍痕，他走路的步子很快，半小時就把一切事情理完。做完後，他發現另一邊有六個人在砍樹，他們的樣子像是要把樹砍倒，那些人的個子都比平常人高大，但他們對那根巨樹好像無能為力。

「嗨，」保羅背着斧頭招呼說：「你們幾位在這裏工作多久了？」

「差不多三年了。」

「三年砍一棵樹？爲甚麼？」保羅說：「讓我來幫幫你們的忙吧！」

保羅向後退了幾步，對着那棵巨樹揮了一斧，樹裏發出一聲像高射炮的響聲，保羅再揮動一次斧頭，這次樹裏發出一種像沉悶夏日中的霹靂，保羅再次揮動時，這次的吵雜聲如同山崩地裂般，巨樹倒下了。

「你真是個奇人，」那六個人齊聲叫說：「你是有世以來的伐木冠軍，怎麼樣？我們一起合夥好不好？我們替你工作，這樣的話，其他的伐木工人都會像是在砍玉黍蜀一樣，而不是在砍樹了，你能不能告訴我們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

「你們喊我保羅好了，哦，對了，我喊你們甚麼名字呢？」

「哦，」六人中年紀最大，肌肉鬆弛，戴着一付眼鏡的人，含着沉思的眼光說：「我的名字叫應哲南，我懂會計，還會寫所有你需要寫的東西，我會數到一百，而不用彎指頭數，我也會開玩笑。」

「好極了，」保羅說：「我也喜歡開玩笑，會寫字也是件好事，有朝一日，我也要試試學寫字。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這人胖胖的，禿頭，滿腮鬍鬚：「我的名字叫許炳乾，我是最好的廚子，我曾經在西北部煎魚。」

「你呢？」保羅再問其次的一個。

「我的名字叫費巴桑，」這人是個瑞典人，白頭髮，淡藍色眼睛，高高瘦瘦的：「我不會寫字，也不會燒東西；可是我會做斧柄，磨刀和修理各色各樣的工具。還有，我會知道鍋子是不是平整無底，還會使每件東西都銳利光亮。」

「現在該輪到我了，」第四個人說。他是一個年輕人，有着微翹的嘴吧，一對暗褐色的眼睛，眼珠是黃色，鼻子有許多疤痕，那是有一次在打架時，打傷的。「我名字叫泰馬士，但人家都喊我小米利。我還沒有來伐木以前是打獵的。我是狩獵的能手，我比鹿跑得快，比浣熊爬得高，游泳比海狸游得快，力氣賽過大熊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要怕沒有肉吃。」

「好極了，小米利，我知道你是個無處不受歡迎的人，」保羅說：「你是誰？哼呀哼地唱着甚麼的？」

「我是個歌手，我是四海為家的人，我忘記了我真正的名字，但是人家都稱我『小仙笛』。我會唱所有你聽過的歌，會自己譜曲唱歌，唱出你聽所未聞的。」

「真妙，唱歌倒是我們枯燥生活中的娛樂，」保羅說：「你呢？」

最後這一個是位瘦長有力的西部人，他穿着一件鮮豔的桔色襯衫，一條寬大的牛皮褲子，他說：

「人家叫我小騎師，我是個牧童，我家在一個農場上，每次鎮上有競技比賽，我總是得第一名。有一次我被一頭公牛拋下來，從那次起我就不再參加套牛的把戲了；不過，我還是騎馬，假如你需要一位騎馬人的話——」

保羅大笑起來：「讓我看看，假如我記得不錯的話，有應哲南，許炳乾，費巴桑，小米利，小仙笛和小騎師。一個會認字寫字寫東西的，一個會烘餅燒菜的，一個會修理各種器具的，一個會打獵的獵人，一個會唱歌譜曲的歌者，還有一個會騎馬趕牛的牧童，啊！多麼古怪又有趣的一羣呀！」

「但是我們現在都是伐木工人，」他們六人同時齊聲說：「我們只知道怎樣砍倒樹，怎樣砍下樹的枝極，讓樹變成原木，現在有你們來做我們的領隊，我們就可以砍倒森林裏最大的

樹了，保羅，你說怎樣？」

「好麼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們現在就開始分派工作，小米利和許乾先演一下你們的身手，你們晚餐喜歡吃甚麼呢？」

「火腿和馬鈴薯。」

「醃牛肉和白菜。」

「蘋果餅。」

「油煎圓餅。」

「不要一起叫嘛，」保羅說：「小米利會獵到比那更多的東西，小米利，你要花多少時間去打獵？」

「哦，我想，我一個鐘頭就夠了，我會像蛇一樣爬得快。」小米利說着，執起他的槍。半個小時後他回來了，背後扛着一個大重擔，因為太大了，使得他看起來像扛一座小山，這時許乾已經生了一堆大火；費巴桑削了一打大的刀子，鍋子倒有，所缺少的是一張桌子，

「有了，」保羅說：「這裏就是，」說着，用斧頭把大樹的邊刨平說：「還有甚麼比這個樹幹做桌子更好呢？」說完，再砍掉旁邊七枝較粗的樹枝說：「這是七個座位，現在，讓我們開始動手燒東西吃吧。」

三、火堆邊

那是一頓他們終身難忘的聚餐。有一大鍋湯，許炳乾管那鍋湯叫「伐木工人湯」，因為每個人都幫忙動手煮的，還有一隻野火雞，那是小米利獵來的。當湯和火雞吃完後，他們又有紅燒熊肉，鹿排，整鍋原汁的肉湯和一大堆餅乾，如同在州議會聚餐一樣。

半個小時後，所有的食物都被吃得精光了，連塊餅乾屑也沒有，七個人圍繞在火堆邊，誰也沒有說話，四周除了柴火的劈裂聲和夜風輕柔的歌唱外，甚麼聲音也聽不到。

「現在要睡太早了些，」保羅說，「我們不妨去看看我們砍下來做桌子的那棵，大樹不僅僅是木材，還是有歷史價值呢，」說着同時指給六人看說：「看看離外邊大約一呎的這一

輪，這一輪是南北戰爭末期，李將軍向葛林特投降時候所形成的，而這一輪——「保羅的手」指着向裏面一點的那一環說：「這一輪就要老得多了，這一輪是華盛頓時代形成的，再看看這一輪，我想，可能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候形成的，還有其他的，我想是最遙遠時候就有的，說不定是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時候就有的，真的，樹就是歷史。」

所有的人都沉默一會兒，帶眼鏡的應哲南說：「說到歷史，他們也在愛阿華州造歷史呢。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，那個地方是全世界產玉蜀黍最豐富的地方，那裏的玉蜀黍很高大，高得要採的人要用梯子才能達到穀穗。有一次，在一個靠近葛來特城的地方，有一個男孩子看見一棵綠色的玉蜀黍嫩芽冒出黑色的泥土外面，那時候，那棵玉蜀黍只高及他的肩膀，他就好玩地爬上去，在他還沒有能夠喊出『啊！』之前，玉蜀黍桿突然輕輕震動一下，然後往上直昇上去——孩子的母親嚇昏了，因為每一秒中玉蜀黍桿都在往上長，而那孩子隨桿子往上升。」

「『喊救火車來！』他的母親大聲疾呼。」

「『那不會有用的，』孩子的父親說：『等到救火車來到，救火車的雲梯也夠不上了。』」

「他們放了一個大氣球，想讓孩子抱住氣球下來，可是，玉蜀黍長得比氣球上升的速度還快。他們射餅乾上去給孩子吃，深怕他餓了，可是不久，射程就夠不着了，他們只能請飛機來丟東西給他吃。他們想用斧頭把玉蜀黍的根砍掉，但是這樣做的話，可能會把自由神像擠倒。」

「噢！」小米利驚呼說：「那一定是棵了不起的玉蜀黍！」

「那麼，」小騎師關心地問：「他們用甚麼方法把孩子弄下來？」

「沒有弄下來，」應哲南回答說：「沒有人再看見那孩子了。假如你們不相信，到愛阿華州葛來特城去，當地的人會帶你看那棵玉蜀黍的地方。」

衆人看看小騎師，徵詢他知不知道有這回事，但這位身材瘦長，却顯得有力的西部人只搖搖頭，然後拿出一撮煙草，慢嚼着說：

「我對愛阿華州的事情一點也不熟，所以我說不出來有關這一州的任何事情。不過我對蒙大拿這一州却很熟，它是地勢高坑，土地廣大，美麗無比的一州，是全國牧羊羊最好的一州，我在那裏看過許多無與倫比的事情。」

「假如你想在蒙大拿州牧羊的話，有一件事情你要先學的是：數羊。那地方的人經常談到一個非常有名的數羊人，那人能夠在一會兒之間數出羊羣的數目，並且絲毫不差。」

「有一天，有一位畜牧的大財主帶着這位數羊專家上一座小山，指着在山谷裏吃草的偌大羊羣對專家說：『數數看，那裏大約有多少羊？』」

「我不說大約有多少，」這位數羊專家回答說：『我可以告訴你正確的數目，那裏有九百零七頭羊。』」

「完全正確，」這位大財主說：『對極了，現在，到另一座山頭去，猜猜那邊較大的羊羣有多少頭？』」

「我不用猜，」專家說，然後瞥另一個山谷的羊羣一眼，說：『那邊牧場有兩千六百七十八頭牛，七十九頭羊。』」

「我的天！」牧場人說：『真了不起！你怎麼會這麼能幹的？』」

「沒有甚麼呀，」專家說：『很簡單嘛，我只把羊的腳數一數，再除以四。』」

小騎師的話音一落，全體人都哄然大笑，有人塞給他一隻香煙，接着，又咧嘴笑說：「

我敢和你們打賭，你們誰也說不出比這個更好的故事來。」

許炳乾接受小騎師的挑戰：

「也許我能夠說出，也許不能；我聽說過許多流傳的故事，這些故事德州人都樂意談的，尤其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。在德州，你分不出那邊是海暑假的南部，或者像裹在羊毛裏一樣的北部。愛阿華州是個產玉蜀黍的地方，蒙大拿州是適合於畜牧的地方；但德州呢，可以說是個溫度表。熱，熱得嚇人，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比德州更熱。愛阿華的春天，在德州人感覺上，就如同北極的冬天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有一個故事就是這樣流傳的。據說有一個德州人到密西根州去找工作，那時冬天雖然已經過去，但是天空仍殘留着飄落的雪花。那位德州人冷得發抖，就臥倒在路邊，僵硬住了。當地的人想救活他，但怎麼救也救不醒，他們把最濃烈的酒倒進他的喉嚨裏，但是他還是醒不過來。」

「沒有用，」他們說：『他已經死了，現在唯一辦法是火葬他，然後把骨灰運回他家鄉。』」

「因此，他們便把那個德州人的屍體送到火葬場，把他送進火爐，點燃火。」

「兩個小時後，他們打開火爐的門，發現那位德州人縮成一團地坐爐子裏，但全身仍不停地震抖着。」

「『嗨，』德州人喊：『把爐門關起來！你們想把我凍死嗎？』」

一對怪鴉互相對叫着，一隻和藍檻鳥吵嘴的松鼠不再爭吵，而從這根枝桠跳到那根枝桠地謾罵着，火堆的火快要熄滅了，月兒下落了。

「夜已經很晚，伙件們，」保羅說：「不過，有好故事再講一個聽聽也不嫌晚，你怎樣？費巴桑，你今晚一句話也沒有說。」

「沒有甚麼好說的。」費巴桑邊挑着指甲的污垢邊低低的咕囁着。

「來吧，說一個，不要那麼固執，」保羅說：「記住，你是一個大男人，不是一頭騾子。」

費巴桑在喉嚨裏獨自咕囁地低喃幾聲，同時把大拇指的指甲剪掉一點，然後才露齒而

笑說：「好吧，我就講一個騾子的故事吧。那頭騾子全身炭樣的黑，名字叫『大理石』，牠是隻很好的騾子，很努力工作，不用人家帶領，不用人家鞭打，從來不知道甚麼時候該停止工作休息。」

「有一天，人們發現牠四肢匍伏地爬在院子裏，人們喊牠，拉牠耳朵，刺牠的肋骨，但牠一動也不動，只是躺在地上，肌肉抽也不抽動一下。」

「『這隻老騾我看差不多了，老了，』人們說：『不能再工作了，現在我們只有剝下牠的皮，唉！可憐的騾子！』」

「騾子就是工作和剝皮，人們就開始動手把牠的皮剝掉，騾子也就死了。」

「第二天，人們再回來想埋掉騾子的時候，卻看見牠活生生地站在那裏，只是有點發抖，因為牠的皮和毛都被剝掉了。騾子只是疲倦，沉沉入睡，睡得太熟，以至人家剝牠的皮牠都不知道，更不要說拉耳朵和踢刺肋骨。」

「他們就讓牠這樣沒有皮毛的過日子嗎？」小米利問。

「當然不是，」費巴桑回答說：「他們屠宰了羊，選最肥最大的羊皮來蓋在『大理石』

身上，因為沒有用針線縫起來，所以常常溜過來滑過去，因此，最後他們採黑草莓的刺來刺進驢子身上，那些刺和毛差不多，如果你們看到也認不出來，是牠原來的毛或者是刺。」

「那倒是個好故事。」許炳乾說。

「結尾也很好。」應哲南附合說。

「那還不算結尾，」費巴桑說：「春天來到是剪羊毛的時候，大理石身上生長出來厚厚的羊毛，光牠的背他們就剪了八十磅的羊毛，羊毛下，有草莓刺的地方，他們採了四十五夸脫的草莓！」

所有的人都吹長哨表示歡呼，沒有人在乎自己的故事是不是比費巴桑的好？他們開始脫他們的靴子，睡覺。

小仙笛拿出他的吉他，開始撥弄琴弦，然後提高嗓子唱：

我們都是伐木工人，

強壯，高大，

我們都是勤勉的工人，

努力，不停，

我們呀，我們！

還要努力，努力不停。

他獨個兒彈彈唱，然後就寢。這時，你聽不到他們七個人的聲音，只有怪鷗的叫聲，還有沉沉的呼呼聲，那聲音像是夜晚林中的呼聲，又是七個伐木人深沉的打鼾聲。不久，怪鷗叫累了，停止呼叫，於是大地靜悄悄的，如同上帝沒有創造人類以前一樣的安靜。

四、烤餅鐵盤

巨人潘保羅和他的六個搭檔，以及保羅住大木屋的消息不脛而走，人們添油加醬地傳開了，人們蜂湧地從西北部的森林裏參加保羅的伐木行列，這些從各地趕來的人們，有些是懷着好奇心來的，有些是帶着好玩的心情來的，而有些是真正要來工作的。他的故事從東方到西方，從南方到北方，當保羅傳奇性的故事蔓延到海外的時候，還有從挪威、瑞典、芬蘭和愛爾蘭等各國飄洋過海趕來。據說，有一大羣人走失了，他們走錯方向，越過落磯山，到加州。這羣人因為沒有甚麼事情做，所以在加州定居下來種馬鈴薯，一當他們開始開墾時，他們開到石油——能使人一夜間成為巨富的油商。鑿到油，他們就架機器入土抽油，從此，只

要坐着看黑油從地底下冒出，拿油去換金子。

這些幸運的人當然不多，大部份的伐木工人都找到了保羅的營地，和保羅居住在一起。年底的時候，保羅想數一數有多少人和他在一起工作，但是工人多得數不勝數；甚至戴眼鏡、精於彎指頭數東西的應哲南，也數不清工人究竟有多少個？應哲南抱怨說：

「他們是分三班制工作，每一班工作八小時，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從不間斷，我數過來數過去就是數不清。」

「我告訴你一個方法，」保羅說：「平均三個人砍倒一棵樹，所以我們數砍倒的樹，再乘以三，這樣我們就知道有多少人在這裏工作了。」

但是有些樹一砍倒，砍掉枝桠就放進河裏，隨河水飄流運走；而有些樹則留下來製成木塞，所以應哲南搖頭叫苦說：「算了，不要數了，永遠數不清。」

「等一等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又想到一個主意，每一個人每天早餐吃二十個糕餅，明天，你和許炳乾兩人數一數糕餅有多少個，這樣，我們就知道了。」

做糕餅是許炳乾的專長，他揉麵粉就如同畫家調合顏料一樣，他把像銀製一樣的烤盤，很勤快地擦洗。那個烤盤非常大，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烤盤，所有伐木工人都對這個烤盤感到驕傲。保羅和另外五十個工人，爲了要做這個烤餅盤子，曾經在鐵礦坑裏挖鐵礦，提煉足夠的鐵來製造這個烤盤；那些鐵足夠做一百把犁，兩百個耕耘機和三百零六個有齒的耙。當這些鐵溶化後，被打成一個四百四十英尺大的圓鐵盤子，其大如同一個池塘。

但是保羅如何把這樣大的烤盤從鑄造工廠拿回營地呢？這件事使所有在場的工人都搔頭皮，想了想，又搔搔頭。卡車也沒有辦法裝載，因爲卡車本身就沒有烤盤大，也沒有那樣大的引擎拖得動它，最後保羅終於鼓掌，笑說：

「我來把它滾回來的呀，像滾鐵環一樣。」

那是一個怎樣的情景呀！巨大如池塘的鐵盤，滾過高山，滾過山谷，橫過州際，在春風吹拂中像孩子們玩鐵環一樣的回來。當他們離營地三里路的時候，保羅用大力把鐵盤旋轉了轉，鐵盤越轉越圓，直轉到營地。在營地，保羅又讓鐵盤在地上轉，轉出一個大洞來，剛好夠把鐵盤架上，一切就緒後，他大聲說：

「許炳乾，這是你烤餅的鐵盤了。」

許「餅」乾真是名符其實，他的餅乾發得好，顏色美，香味好，可以說色香味俱全，沒有一個人做得比他好，「餅乾專家」他受之無愧；他做的餅乾又大又營養，專門供給英雄們吃的。許「餅」乾時常說，吃了我的餅乾可以精神百倍，因為他在揉麵粉的時候，加了牛奶和雞蛋。

在潘保羅的伐木營地裏，早餐前工人們會從一陣像喇叭的吹號聲中醒過來，從這一個山到那一個山，號聲互應着，回響着。晚上也是一樣，保羅會站在森林的邊緣，面對着西面，用雙手在嘴前做杯狀，然後，大聲疾呼，他總是喊說：

「休息，休息吃飯囉！」

保羅對自己聲音傳播的速度很清楚而正確，他知道他聲音要傳抵洛磯山要四個小時；另半個小時是喊派克山峯的伐木工人。當四小時後，聲音抵達工人的耳朵裏時，工人們會像是聽到從西天邊響起巨雷一樣，這聲巨響，使工人們精神振奮。他們會互相警告說：「天亮了，聽聽，那巨雷樣的聲音，是保羅喊人起床的方法。」

這時，大烤盤下面的爐火已經升起來，許炳乾堆上大約一英畝的灌木和三英畝的劈柴到鐵盤下面，火一起來，鐵盤就會發出一種令人可望不可及的味道。當然，人是沒有辦法用手一下子把鐵盤塗上油的。所以，每次都由三個人穿上大肥猪肉的鞋，像溜冰一樣的在鐵盤上溜，另有十個人端着平盤，堆滿糕餅穿着有溜輪的鞋子，來回地送到餐桌上去。

「那沒有用，」戴眼鏡的應哲南對保羅說：「我們也數不出來有多少人在營地，我們餅乾做得越多，工人吃得越多，工人吃得越多，我們就得做得越多，瞧瞧許炳乾，他連揉麵都來不及了。」

這是真的，起初人少的時候，許炳乾總要把麵粉篩過，秤糖，量牛奶，在大碗攪拌；但現在人口這樣多，又都是胃口大的，並且需要在同一個時候做出東西給他們吃，所以時間不夠。他必須建造一個和穀倉一樣大的廚房，可以貯藏糖，麵粉和牛奶。揉麵再不是用大碗了，而是用一個像澡盆一樣大的鐵鍋。一個人把麵粉倒進去之後，刮動一會，第二個人倒糖，第三個人倒牛奶，牛奶是直接由乳牛棚裏拿出來的。星期天，工人們想吃點味道較好的餅時，許炳乾便打幾個箱子的雞蛋進去拌。

每天早晨，保羅會把拌麵粉的大鍋，抬上一個高過人頭的鐵欄上，讓大鍋像電車一樣繞着鐵盤，每幾呎停一次，倒一次麵糊在鐵盤上，當然穿綁有大肥猪肉鞋子的人，仍然在上面走，在鐵盤邊保羅還用鐵絲做藩籬樣的東西，使在上面抹油的人，在利不住時有個扶手的東西。

餅以外，還有蛋和醃肉，醃肉是由肥胖的山猪肉醃製的，每個蛋有兩個蛋黃，糖蜜是用小桶裝着放到桌上，餅用平盤裝，每人有一加侖的咖啡。

這就是那些日子伐木工人們所過的生活，他們像巨人般大吃特吃。這種吃的方式是保羅羅年輕時候所採用的，也是陸面未經開採時所採取的飲食方式。

五、藍雪

第二年冬天，在巨人潘保羅的營地附近，是世界上最難過的一個冬天。天寒地凍，樹木僵硬得不能動彈，人影也冰凍在牆壁上，保羅必須用火炬才能把留印在牆上人形的雪化掉。人們說話所發出來的聲音，也會在空中凍結，所以當春天來到的第一天，所有聲響溶在一起，發出一種震耳欲聾的喧嘩。

那個冬天，冷霧罩着整個伐木區，有些時候霧太濃了，伐木工人不斷地砍，要到樹倒地了，才知道樹已經砍倒。有一次保羅要蓋屋頂，結果屋頂蓋在離屋子二十英尺的地方，把屋頂釘在濃霧中。

樹的木頭堅硬如鐵，應哲南說：「天氣使得森林變成石頭般硬的林子，每樣東西都好像變成石頭，河流變成堅硬的冰，凍得硬蹦蹦的鳥兒坐在冷硬硬的窩裏，孵冷冰冰的蛋。」營地裏所有的工人都因天氣的嚴寒而悶悶不樂，他們的嘴唇、指甲、腳趾、鼻子，反正每樣東西都變了色，變成藍色，接着雪也變成藍色。

藍雪——像八月時午間的天際，藍得像最藍最藍的花朵——越變越藍。頭一天，雪花蒼白得如同飛燕草，第二天，雪花變成知更鳥蛋的顏色，第三天，就變成藍寶石的藍。這種怪異的藍雪足足下了四十天，一團團的藍雪，像藍色的棉花，一團團地排在樹的枝桠，因為雪掛得太厚了，周遭就變得死寂，甚至伐木的聲音也沒有回響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人們想低聲說話都不可能。

這奇怪的藍雪不但使人不舒服，其他林子裏的動物更是不舒服，罕見的雪色使動物憂慮，周遭的死寂使動物驚恐，最糟的是牠們找不到任何食物吃。牠們冬天的草料都被深厚的雪蓋住了，根本看不見，青苔使得如同青銅絲，對有怪顏色的食物，牠們都退避三舍，不敢問津。

當所有的動物發現藍雪不溶化時，都驚慌起來。這個怪異的新世界沒有食物，沒有聲音，甚麼東西都沒有，只有恐懼，牠們只知道一件事：牠們必須逃走，牠們必須自己打開一條生路，逃出這場風雪，不然，牠們就得死。

在那些日子裏怪獸特別多，除了通常的水牛、黑熊、角鹿和麋鹿、野豬、野雞外，還有一隻半鳥半獸的怪物。牠上半身覆蓋着長長的毛，前額在兩眼之間長出兩根彎曲的角，下半身如同獅子，唯一不同於獅子的是，牠有毛絨絨的黑腳和有點子的蹄，除此之外，最奇特的是有三條不同的尾巴。第一條尾巴尖削如矛，尖端有一個石鈎，這條尾巴是用來找食物和攻打敵人用的；第二條尾巴寬而闊，平拖在地上如同第三隻腳，它也可以在當中瑟瑟飛動，趕着蠅；第三條尾巴飽滿而多毛，一點用處也沒有，純粹裝飾用。

像這種無奇不有的怪物，縱使牠們長相多麼古怪，性情多麼兇猛殘忍，遇到這種不斷下藍雪的日子，牠們也是無能為力。儘管牠們事先把食物埋了起來，要吃的時候再用嘴吹化，但是在牠們體內沒有結冰以前，牠們必須找一個可以暖身的地方，牠們現在需要一種動物都害怕的：火。

成羣的動物都注意到許炳乾做餅的大鐵盤，牠們嗅到煙火味，牠們的每根骨頭都渴望這般熱氣，牠們懷着肅穆的眼光盯視着保羅營地的火，於是，羣集着準備向這爐火進攻。

保羅看着成羣的動物一起過來。那時候離天亮還有兩小時，天色仍黑，藍雪使每件東西都變得靜悄悄的。但保羅看到森林裏有對對的小亮光在移動，他知道這種亮光是動物在發怒時才會發出來的。

「起來！」保羅向大家大叫：「野獸來攻擊我們了！」

工人們都醒過來，半睡半醒，半穿着衣服，迷迷糊糊不知道發生甚麼事，但保羅的六個朋友圍集在他身邊，手上拿着武器。這武器是隨便抓到甚麼就拿甚麼，有圓頭斧，鋏，鋸子等。應哲南找到一支老式大口的散彈槍，小騎師拿着一條又長又粗的繩子，許炳乾一手拿平鍋，一手拿鐵鍋。現在正是一髮千鈞的時候。

首先來到的是那隻上面提過的三尾怪獸，牠的雙角閃着光，蹄在地上踢得如雷響，三條尾巴直豎得如同騎兵的長矛，牠站起來對着手無寸鐵的小米利衝過去。可是小米利並不在乎，反而大笑，因為他是個打獵能手。他大呼一聲：「有我在，那有你逞能的時候？」就在怪獸怒吼過來時，小米利一躍向前，對着怪獸的喉嚨過去，怪獸像人一樣搖擺顫抖起來，牠的爪子僵硬了，指甲陷入雪地。轟地，爭鬥完畢。怪獸喉嚨裏發出嚇人的咯咯聲，三條尾巴一齊無力地垂落着，怪獸倒地了，像一堆醜惡雜亂的毛，堆在藍色的雪地上。

在小米利和怪獸爭鬥的同時，營地裏人獸混戰，應哲南的老爺槍對付一隻單翅膀的野母雞，那隻母雞不停地繞圈子飛，所以應哲南無法一槍打死牠。最後應哲南想辦法把槍柄弄彎，跟着飛跳的雞繞着圈子，在拐彎的時候扣動扳機，子彈飛出去，繞圈子打向野雞，野雞把圈子越飛越大，但子彈窮追不捨的緊跟着牠，野雞轉方向，子彈也跟着轉方向。當牠轉頭向後飛時，子彈猝然攻擊，就在這時，應哲南大聲叫說：「哈，我們有雞子吃了！」

小騎師的對手是隻野門雞，他對付這隻野門雞相當費力。牠站在地上，直對着翎管，吐出紅綠色的光，小騎師一手放在身後等待着，躲避着比大鐵棒還粗，比鋼針還利的翎管。轟地，他的手臂是從肩膀上射出，有東西從他手中飛出來，那東西如同一條盛怒的蛇，又像是道呼嘯的閃電。那東西自己在野門雞的喉嚨繞了三圈，好像是那個活東西沒有給雞子一個掙扎的餘地。野門雞倒地了，頸子上仍套着套索，但牠的翎毛仍然在顫抖。

其他的人並沒有閑着，雖然野獸動物的數目比伐木工人多上好幾倍，但伐木工人們並不畏縮，他們全力以赴，結果成羣的麋鹿、角鹿、山獅、狗熊和牛的死屍遍地，地上遍地的皮毛。有一隻最嚇人，叫聲最大，跑起來最快的怪獸仍未解決。

據保羅手下的工人們說：「沒有人看見過那頭野獸在哪兒棲息，沒有人敢吹說他看過那怪獸。據傳說：牠有三十英尺長，二十英尺高。牠的頸子像有鱗的長頸鹿，鼻孔會噴出紅煙，尾巴有七種不同顏色的圈圈，但沒有人確知牠是甚麼。」人們看到的只有牠的腳印，牠走過的地方，樹木容易倒。

他們知道的僅僅如此，所以由巨人保羅來等候牠。保羅雖然看不見那怪獸的影子，可是他感覺得到那種快要攻擊的力量，林子裏襲來一陣風，那風熱得如同由一打爐灶燻來的，林子立即着火。保羅用盡力氣，縱身一跳，跳過山頂，到了河邊，用他的巨手杓起河水，澆上正在燒燃的火焰，這時空中充滿水氣；接着響起一陣嚇人的吼聲，怪獸的影子逐漸由模糊變得清晰了。事實上那怪獸像是無形的，因為隨着牠的出現是火焰和有色的空氣，保羅只能看出牠那條無止境般的尾巴，數不清像長刀般的爪子，但這還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牠的那雙

燃燒般的眼睛，從牠的眼睛，保羅看到像閃電的白光和熱氣。

在怪獸還沒有來得及顯神通以前，保羅身倚着一顆巨石，用腳掘起一堆土，然後把這些鬆土踢進怪獸的眼中，然後趁空中灰土瀰漫，怪獸咬牙發出如雷的軋軋聲時，保羅跳上怪獸的背，怪獸立起後腿躍，如同一匹巨大的馬，把四周摔動得像是在暴風中；像一條河流在洪水中一樣流過森林。然而保羅緊緊地坐在牠的背上，像騎着一陣旋風，這陣旋風四處滾捲，速度快到一分鐘一里，但是保羅仍沒有被拋下來。

突然，吼聲停止，旋風停住。保羅聽到，可以說是感覺到，在他下面有低沉的吵聲，一陣震動，一陣奇異的吱叫聲；接着，發現怪獸躺在營火邊，安靜得如同一隻火爐邊的貓。

之後，這隻怪獸成了保羅的寵物，牠溫柔如同悄悄來臨的春之腳步。每當保羅要到那裏，牠會帶保羅去，因為牠走路的速度如同流星，只要牠把尾巴一捲，坐在牠身上的保羅就會被蓋住，而不被人家看見。牠的眼睛射出來的火光，可使保羅在黑暗中來去自如。牠的爪子掘起泥土，培植花園或菜圃，所以營地裏再也不缺少青菜吃了，在許炳乾的廚房，牠也幫很

大的忙，牠只稍用舌頭一舐，餐桌就乾乾淨淨，牠的吐氣也可以點燃爐子。藍雪仍然不停地飄落着。

六、貝貝的不幸

藍雪繼續飄落，飄落到密西根州和明尼蘇達州，延伸到整個的西北部。

「這藍雪總有止境的，」有一個早晨，保羅對應哲南說：「我想到外面去看看，探險，告訴工人們繼續做他們的工作，現在他們有的是食物，不怕沒有吃的，我會帶好消息回來，也許根本就不回來了。」

因此，保羅踏踩着走出森林，經過幾條河流，蹣跚地跨過兩個山頭，來到上司湖，它是大湖中最大的湖。冰塊在快要結凍的水浪中滾動，彼此互撞，發出低沉的撞擊聲，那聲音就像是世界上所有的木材都撞擊在岸邊一樣。

一個巨大的水浪高過其他的水浪，在那些冰塊撞擊中，保羅看到兩隻耳朵，其他甚麼也沒有看到，也看不出來是人或是怪物，只有兩個大耳朵，然後大耳朵又消逝了。

保羅把大靴子往上拉到臀部，躍進冰水中，水浪怒吼着，冰塊隨水浪洶湧起伏，發出低低的轟轟聲，可是水中甚麼生物的影子也沒有。正當他轉身要上岸的那個時候，兩隻大耳朵又出現了，保羅衝過去，抓住那兩隻耳朵，把它拖上岸邊，當他拖它的時候，一個頭伸出水面，然後是肩膀、後腳和一條浸濕的尾巴，那東西幾乎是在半生半死的狀態中，它身上的顏色都是天藍色。

「嗯，」保羅把那東西拖到湖岸的火堆邊說：「假如有藍雪，那麼我想就會有藍色的小牛了，不然就是牠因為冷而凍藍了。」

可是當保羅努力替牠施救，給牠揉關節，讓牠在營火堆前取暖，小牛身上仍然是不變顏色，假如有變的話，只是顏色加深，變得更有光彩，更呈健康的顏色。保羅身邊帶有一瓶牛奶，他倒了一點牛奶進小牛的喉嚨，小牛眼睛沒有睜開，但已有點生意，當保羅彎腰親親牠臉部的時候，牠抖顫一陣。

「多神奇的嬰兒呀，」保羅大笑說：「我奇怪，牠會不會以為我是牠的爸爸或是媽媽，不管怎樣，牠是個嬰兒，假如牠能活著的話，我就喊牠『貝貝』，小藍牛。」說着，用一床毛氈把小東西裹起來。

第二天天亮時，貝貝的眼睛睜開了，牠的舌頭伸出來。

「看樣子牠可能餓了——牛奶沒有了，我想牠不會吃我的糕餅和咖啡；現在牠活了，假如讓他活活餓死的話，該多糟糕呀！」

可是貝貝把糕餅吃光了，咖啡也喝乾，但仍然餓，最後，把咖啡壺剩的也全喝光了。

「你真是個了不起的小牛呀！」保羅咯咯笑說：「我想你恢復體力後，會成為我的一個好伴侶。」

貝貝不會說話回答，只掙扎着想站起來，低垂牠的頭，從背面以頭輕撞保羅，不管它是一東或者是一西，反正保羅是被牠到十呎遠，落下來時像一噸石頭。

「你真有點怪！」保羅站起身子，搓掉眼中的藍雪後，笑說：「你是我的貝貝，可是我

他開始飼養貝貝，用每樣找到能吃的食物餵牠，可是貝貝吃完了，仍然是餓。有一天，貝貝祇完六加侖糜苔湯之後，保羅出去找尋自己吃的食物，當保羅回來後，發現貝貝把麩子吃進肚子裏，並且正在咀嚼平鍋和盤碟。

「貝貝！」保羅半生氣半好奇地大叫。

貝貝想表現出犯罪的樣子，便用一種微弱和痛苦的呻吟要讓保羅來同情牠，可是他的呻吟卻是怪獸的吼叫，那吼聲震動山谷，敲響天際。

「沒事了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們都在浪費時間，假如你已大得可以這樣吼叫，你就是大得可以工作，現在，讓我們試試，你能不能自己回到營地去。」

於是他們開始出發，保羅覺得好像他們越走，貝貝越長得快。當他看到貝貝呻吟，踐踏地面的時候，他看出來牠的頭頸能承擔任何重量和人，牠的胸脯越寬闊強壯，四肢越強，全身充滿力氣和精力。

當他們抵達營地的時候，貝貝已經大得可以與保羅相比，牠站立起來時，如同巨牛中之巨牛，工人們被驚駭得目瞪口呆，誰也說不出話來。

應哲南先挺身出來量貝貝的身材。

「兩眼間有四十二斧頭柄寬，另外加一個香煙盒長，」應哲南大叫：「但沒有辦法測出他有多重，沒有這樣的大秤。」

「你要牠做什麼呢？」小米利問保羅。

「做什麼，你只等着看就好了，」保羅說：「等到牠長大了就知道。」

冬天過去以前貝貝就長大了，最後一點藍雪溶化後，貝貝反而比以前更藍了——更藍更大。因為貝貝身體太長了，所以你沒有辦法一下子在同一個時候把牠吸進眼裏。保羅必須要用望眼鏡才能從前面看清牠後腿在做什麼。不過，這可能有點誇大其詞，保羅知道如何來駕馭牠，雖然貝貝個子這樣大，可是牠跟保羅在一起有點像是一隻小狗。

在貝貝沒有進入保羅的生活圈子之前，保羅有他伐木的方法，從來沒有人的伐木方法是像保羅的，尤其是弄平木材更是他的專長。他的方法是先檢好一棵樹，然後按東、西、南、北四面砍四下，尖銳的四下從頭到尾，還有兩邊，然後他大叫：「木頭要倒了！」於是所有工人都跑開，當他把木料弄乾淨，光滑，成四方型時，他就從腰際抽出當大鋸刀用的斧頭，

把原先砍掉的樹枝弄成一堆，樹倒下後，就可以運送到市場去了。要把木材弄成堆，分類運輸也是件辛苦的工作。可是自從保羅有了貝貝之後，就容易得多。小騎師總會掛個繩套在樹上，然後套上兩根大木材，再由保羅把貝貝趕來，由貝貝拖到湖邊，把木材拖進水裏，由水流運走。

巨木隨流水飄盪的樣子，很是好看。每次巨木下水後保羅便會快樂地唱歌，而貝貝就匍伏在地上休息，藍色的水和白色的巨木在陽光下閃耀，空氣中飄散着松樹和樺樹的香味，遠遠的傳來森林裏的各種聲音——松鼠的對罵聲，畫眉鳥的嘰叫，和斧頭砍入木頭的聲音。

貝貝除了拖木材到湖邊外，也沒有什麼辛苦的工作可做，牠可以到處拖東西，到處跑。每當保羅決定搬到一個較好的伐木地區時，所有營地的東西都交由貝貝來拖，貝貝便會大大的呼一口氣，用力聳起雙肩，把所有廚房、乳棚、草棚等拖在身後。

貝貝最辛苦的工作可能是上密西根狹窄的道路，狹窄部份還沒有凹凸不平的部份多，有些路實在太過份凹凸不平了，他們必須背着背來推東西上坡。保羅用鋼纜的一端綁住貝貝，另一端繫住路的那一邊，然後大聲喊叫說：「拉呀，貝貝，拉……」

暮冬的時候，貝貝已越過凹凸不平的道路，來到密西根北部。

但貝貝也有牠的煩惱和困擾的地方，牠的肚子永遠吃不飽，沒有東西能滿足牠的食慾，在保羅還沒有自己的乾草場時，貝貝一天的食物，總要趕牲口的人，花六個月的時間搜集才夠吃。

所以保羅便在營地與湖之間設立一個農場。那農場土地肥沃，周圍有條鱒魚般的溪流使農場在最熱的夏天也清爽，還有地下湧出的泉水。因為保羅不是農人，所以他從伯明特請了一位名字叫費力的人來經營農場。

費力正如同他的名字一樣，很費力氣的在農場工作，在伯明特，他們有兩個季節無法耕種，那是冬天和八月。並且地面又都是岩石，所以費力必須毀碎大石頭，才能種植蕃茄；冬天太寒冷了，一年中有六個月，母雞下的蛋也都變硬。但是現在，他有了這塊農夫們日夜夢想的田地，所以他工作得更賣力了。

費力從沒有耕種過這樣肥沃的土地，他種出來的蕃茄大得如同南瓜，南瓜就大得不知怎麼比喻才好。許炳乾通常把南瓜肉挖下來做南瓜餅，把南瓜子弄給小牛吃。捲心菜大得在擡

進草棚之前，需要兩個人先用鋤子鋤掉它的莖才搬得動。至於棍子類的蔬菜——紅蘿蔔、甜菜、防風草根和蘿蔔——挖的人總是挖不到菜根的尾，他們繼續用鐵柄挖掘，仍然挖不起來，一直到最後保羅發明用掘井機挖，才把整個菜挖出地面。他們也有自己的蜜蜂，這樣他們做餅乾的時候，才有蜂蜜做配料，他們的蜜蜂大得如同老鷹。

貝貝很喜歡農場的產品——數噸的乾草，多得貝貝要吃的時候好像一條蛇在草堆鑽一樣。牠最喜歡吃的是防風草根，牠對防風草根之喜愛可以說是愛到幾乎發瘋。

費力一開始就喜歡貝貝，可是貝貝驚人的食量使費力無法供應，遠在農作物還沒有成熟，貝貝就在等着吃了。費力和他的手下犁田、施肥、播種、培植、除草，整天不停的在田裏工作，但貝貝總是等着吃。一串串的豆子，一顆顆的白菜都被「藍牛」貝貝吃了。當保羅的工人們抱怨蔬菜不夠吃的時候，費力耳朵聽着，心裏明白，可是不說話，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督促農場工人們更加努力種植，更加努力工作。然而，農作物越長得快，貝貝越吃得更多。

「那藍色的怪物！我們的工作都白做了！牠把我們吃窮了，將來會連家、房子和土地都給吃光，假如有方法除去牠就好了。」

費力想到許多計劃，但都無法實現。他想用不給食物的方法來餓死牠；給牠一擊打死牠；或不種植任何蔬菜，或者一陣地震會埋掉牠；或一陣颶風把牠捲走。想總歸是想，第二天早晨，貝貝又是安然無恙地在農場上出現，比往日更大聲地叫着要吃。費力看到這情形，心裏常常沉重、陰鬱。

保羅很少到農場來，所以有一天黃昏，當保羅高大的影子出現在農場的時候，費力大吃一驚。保羅告訴他說：「不久，我們就要移動營地，所以你必须把農作物運到威斯康辛，我會留下幾百匹馬隊給你運東西，我要許多草料和所有上等的食物——尤其是蜂窩和蜜。還有，不要忘記貝貝，這次工作繁重，貝貝也許更需要多吃些防風草根。」

防風草根！這給費力想到一個主意。他知道，假如讓防風草結成種子，下回再播種長出來的防風草就會有毒，而現在正準備運到威斯康辛的防風草根，正是第二次播種的。

「這樣一來，」費力咯咯地笑說：「就是那頭大牛的末日，那隻老不死，吃不飽的老藍牛的末日。」

因此費力努力工作着，正如同他從沒有工作過一樣，他加強了工作時間，每天二十四小

時內，工作十八小時。他把種防風草根的田地擴大了，把最大、最好的有毒的種子播種下去，那些防風草根越肥大越誘人食慾。終於，他把工作完成了。裝運農作物整整花了兩個星期。一個有點涼意的早晨，天還沒有亮，馬隊便把首批防風草根運到威斯康辛的營地。

但是小米利早一步先到，小米利一直懷疑費力的爲人，他曾聽到農場工人們在咕囁貝貝，有一次小米利聽費力告訴他的手下說，他有個計劃要使他們工作輕鬆點。除此之外，小米利也不喜歡這些防風草根的顏色，它們都呈呆板的紅色，而不是健康的紫色，當他抽出一根來剝開，發現根裏流出來的汁液是灰色而不是白色。

「貝貝，」小米利大叫：「不要吃那些防風草根！」

可是貝貝並不理會，他已有幾個月沒有嘗到草根的味道了，那一大堆令人振奮的防風草根使貝貝欣喜欲狂。小米利試着阻止牠，故意站在飢餓的牛與死亡間。但貝貝低垂着頭，大吃特吃。貝貝喜歡小米利，牠不想蹂躪牠，因此，大大地吸了一口氣，吐出一口長氣，把小米利吹到丈外。

小米利傷心極了，可是他並不認爲自己被打敗，他知道貝貝在保羅心目中的地位，不論

怎樣，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，也要救這條藍牛。

可是，怎樣救呢？

突然，小米利想到蜜蜂——已長得和老鷹一樣大的蜜蜂！他可以聽到牠們開在窩裏的嗡嗡聲，如同沉重的引擎聲。牠們的嗡嗡聲中含有怒意，因爲牠們的蜜都被搶走了，而且，威斯康辛的野花都因濃霜而枯萎，採不到蜜。

小米利站起來，秘密地，一步步地走近蜂窩，悄悄打開門門，一時——兩時——三時——直到門打開爲止。

低低的嗡嗡聲變爲狂亂的嗡嗡聲，嗡嗡聲變成瘋狂的怒吼聲，接着蜜蜂像打雷聲般隆隆地湧出蜂窩，直飛向貝貝。牠們帶着隆隆聲，成直線地飛向貝貝，刺的，咬的，貝貝左躲右閃，但羣蜂像子彈一樣，一次成百成百的，制伏了貝貝，貝貝無法，直起身子，搖動龐大的身子，高舉前腳，就地打滾。雖然牠這一滾壓死了半百以上的大蜜蜂，但其他的蜜蜂卻把牠咬得緊緊的，另外高飛着的，也飛過來攻擊，貝貝掙動牠的大尾巴，踢起一團霧般的灰塵，投奔入一床荊棘裏，但是蜜蜂仍拋摔不掉，牠們嗡嗡着，吼叫着，而貝貝也噴着氣，怒吼着

在牛蜂對門之前，營地裏的人也鼎沸了。伐木工人們從床上跳起來，正在卸農作物的農人提起叉子和圓鋸，隨着第一部車隊的費力踏到小米利面前大聲叫說：

「你有什麼權利來干涉我們？誰告訴你要放蜜蜂的？」

「那是我的事，」小米利不甘示弱，怒聲回叫說：「你的事是飼養貝貝，而不是毒殺貝貝。」

「什麼？」費力尖聲回叫，聲音中含着恐懼和憤怒，因為秘密被發現了：「我要告訴你誰做誰的事！」說着一拳擊向小米利的腰際。

這一打，正是全體工人們所需要，所企盼的。

「小米利加油！」伐木工人叫，意圖正對着農夫。

「費力，再給他一拳！」農夫們的加油聲與伐木工人的聲音混合着。

有史以來沒有這樣高大的吼聲。瘋狂的吶喊聲，人們的打鬥聲，木棍折斷聲，鐵叉的碰撞聲，巨蜂的嗡嗡聲，貝貝狂野的怒吼聲——形成震耳欲聾的吵聲，木工和農夫們忘記他們是

人類，打鬥後如同野獸；野獸忘記他們是動物，打得和人類一樣的激烈，血流遍地……。

當一陣松樹折斷聲響過，出現保羅巨大的身影時，一切都停止了。保羅只用平常說話的

聲音問：

「這裏是怎麼回事呀？」

這句問聲響過，所有的人都溫馴地站立不動；貝貝低垂着頭，匍伏在地上，蜜蜂悄悄地飛回牠們的窩。

「事情怎麼發生的？誰先惹起的？」

有好一會兒沒有人說話。然後小米利才開口說：「都是我的錯，我想我該稍等一陣子，或者對費力客氣一點說話就好了，可是，當我發現他對貝貝具有惡意的企圖時，我忍不住了，他想用有毒的防風草根毒死貝貝——」

「毒死貝貝！」保羅大為震怒，生氣地說：「用有毒的防風草根！你做對了，小米利，完全對，我該感謝你，還有貝貝也該謝謝那些蜜蜂，至於那個流氓費力，我們讓他吃那些有毒的草根，吃掉每一根！最好現在就吃。費力，你聽到沒有？」

可是沒有人回答。因為保羅的大皮靴一出現，費力就不見踪影。有人說他跳進湖裏游泳，回伯明特去了；有些人說他跑到西部去，仍然在跑，沒有人希望他回來，也沒有人再提他的名字。

七、不可能的山

費力的陰謀失敗，害怕保羅責備，獨自消逝後，保羅決定放棄農場。他一直不喜歡農場那做不完的瑣碎工作，他龐大的身軀和活力充沛的精神對每件事情都要做大而且要快樂。但是，饑餓的伐木工人們的需要量，遠超過營地所能供給的。雖然許炳乾是準備許多食物來分配給大家吃，但總不能給他們滿足。保羅對衆多的食口憂慮數月，仍然束手無策。

初春的一個晚上，保羅做了一個夢。他曾經想到工人中有人說的一句話：「一塊地裏流出奶和蜂蜜。」

「不可能，也不合理，」他對自己說：「除非作夢，否則，絕不會有這種地方，世界上

什麼地方會有牛奶溪和蜂蜜溪呢？」

對這件事，他憂煩得睡入夢鄉時還喃喃地唸着，腦筋裏充滿這種夢想。因此，他夢見自己來到一個不知名的北方森林。那地方森林茂密，以致陽光都無法照射下來，那地方只能聽到寥寥無幾的動物聲，因為那地方天寒地凍，動物不適宜居住。保羅的唯一依靠是指南針，但森林裏太暗了，要看針的方向也很難。這時候是保羅平生第一次覺得害怕，他非常疲倦，步履艱難，他想大叫，但叫不出來，他的嘴唇乾燥得說不出一句話來，甚至低低的話聲也發不出。他從沒有經驗過這樣飢渴，好像沒有水喝就會死去似的。

接着，夢幻變為希望，保羅聽到樹林裏有一種微弱的疾走聲和輕細的舐食東西聲。一隻白色的銀鼠跑過他面前，開始在一條白色的細流喝水。保羅彎下腰，伏在細流上嘗了一口，那是牛奶——像牛奶一樣甜，也像蜂蜜一樣甜。保羅想：「我得跟住這條細流，找出它的泉源。」

夢做到這裏的時候，醒了。不過一整天，他的心神都被這件事情盤繞着，每當他舐舐嘴唇，總會有牛奶和蜂蜜味。

連續三個晚上，保羅都做同樣的夢，三次醒來，嘴上都有牛奶和蜂蜜的味。

第四天，他有了決定。

「照顧營地，小米利，我指派你為領班，還有各位，好好照顧你們自己，我有件小事情要做，我得花幾天工夫去做。」

保羅便向看起來是最黑暗的森林部分走去，他沒有帶指南針，祇是無目的地漫遊，讓雙腳隨意地走。驀地，他的腳步停住，等了一會，希望有什麼事情發生，因為眼前的景色與夢中的景色一樣。一會兒，保羅聽到樹葉中有輕微的疾走聲，那是一隻銀鼠，和夢境一樣，牠跑到他走的路前，開始喝一條白色細流的水，保羅彎下身來呷了一口，不錯，是牛奶，甜的牛奶，甜如蜂蜜。

保羅想：「我必須沿這個怪細流尋找過去，我必須找到泉源。」想着，邁開腳步，沿着過去。

這一次他不用醒來，因為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心房因渴望而砰跳不止。當保羅向前走的時候，太陽光逐漸由枝桠和樹葉的細縫中滲入，最後是傾注進林子裏。那個小細流漸漸變

成小溪流，小溪流變成一條急流，而那條急流變成一條大河。

保羅知道，他已走出林子。

現在每一樣東西都清晰地呈在眼前，當他走過一大片廣闊的平原後，森林的陰鬱便被拋到身後。廣闊的平原上，沙子閃亮着光芒，因光芒太大太刺眼，所以保羅必須閉起眼睛，然後，保羅看出這刺眼光芒的來源了：光線是從聳入雲霄的高山所反射出來的，那座高山看起來像一大塊玻璃，可是當保羅走近一點看時，看見山上的沙土是由細小的水晶製成的——糖水晶。山上的大石頭是糖菓。

「那不是夢！」保羅敲破美味可口的大石頭，納入口袋，同時大喊說：「我要讓營地的工人們知道有這奇跡。」

大糖菓山——他們都這樣喊。

保羅把整個營地套在「藍牛」貝貝身上，全體人員沿乳白色的細流來到大糖菓山。當工人們看到耀眼的山峯時，全體齊聲歡呼，那時正是太陽下山的時候，玫瑰色的西天邊把大糖菓山的頂巔渲染成玫瑰色。

「像雪上的一塊紅寶石。」小仙笛形容說，他是位會詩歌的歌者。

「像一盤冰淇淋，上面澆着草莓醬。」肚子叫餓的小米利說。

工人們把他們的新營地架在大糖菓山下，這是他們最快樂的家。他們這裏跑，那裏瞧，一直快樂，興奮不已，他們甚至編了一首歌來歌頌。先是小仙笛領頭唱，之後，全體加進去唱。他們的歌詞是：

美哉！大糖菓山，

偉哉！大糖菓山。

蘋果垂滿枝，

水晶照通宵，

羹湯不用做，

河裏自己來。

木材不用砍，

我們日日閑；

不愁吃來，不愁穿，
 安安逸逸，樂無邊；
 美哉！大糖菓山，
 偉哉！大糖菓山。
 烤肉送入嘴，
 母雞下蛋來；
 美果吃不盡，
 香草做眠床。
 時間兀自飛，
 我們皆不管，
 不愁吃來，不愁穿，
 安安逸逸，樂無邊。
 當然，事實不全像歌詞一樣，多少會有出入的，人們並沒有以香草為眠床，也不是整天

閑着不工作，他們像平常一樣，仍有許許多多的工作要做，那歌詞只是反應出他們的心情，唱出他們的心聲而已。因為在這世外桃源，他們總有新奇的事情發現，這使他們快樂，使他們興奮。

譬如，他們在發現檸檬的時候，頭一個發現的工人先嚐，發覺是苦的。

「它像酸菜一樣酸，」小騎師說：「它對硝皮革很合適，可是對我的胃就不合適了，我的胃不是皮革做的。」

「真的不是嗎？」小米利大聲說：「那麼，你用什麼來保護你的胃？」

「不是在保護上，我的蛀牙也受不了酸呀，」小騎師說：「反正不要再找有害的食物就是了。」

「好了，」許炳乾說：「不要再門下去，讓我們去看看保羅怎麼說。」

但是，不需要去問保羅了，保羅早已嘗出那泉水有各種不同的味道，趁人們在議論紛紛的時候，他已開始往下掘，掘出來兩個泉源，一個是檸檬泉，他讓它單線流，另一個泉引向蜂蜜溪去。這樣一來，在最熱天的時候，工人們會有檸檬水喝，味道濃烈，沁人心脾。不然

就喝味美可口，開人脾胃的蜂蜜。保羅另外掘了一個洞，一直挖到噴泉。噴泉在冬天是很有用的，可供感冒的人飲用或洗澡。

從這個時候起，工人們再不缺乏甜食了。保羅把蜜溪的甜水用管子接進廚房，許炳乾一需要甜水用時，只要扭轉一下水龍頭，甜水就可以自己流出來。每當飯前飯後，工人們想咀嚼點什麼，他們就會走到楓樹下，採下楓葉來吃，因為楓樹也都是甜如蜜。

保羅教許炳乾一個技巧。在暮春，當草霉開始成熟的時候，把麵粉撒在種草霉的園地上，春雨下降，把麵粉潤濕，接着夏陽一晒，陽光的熱力把麵粉烤熟，許炳乾剩下來的的工作只是從地上把草霉鬆餅撿起來。

大糖菓山總是有許多攪打過的乳酪。離營地不遠的地方，牛奶河流過尖頂岩石和鋸齒狀的大田，造成一個急流，這急流自己攪成乳酪。更遠一點的地方，保羅建築了一個水壩，急流在水壩口製奶油，冰涼的溪流使奶油保持新鮮和甜蜜，但是在溪流邊，有一個冒鹽的隙縫，這個鹽在人們想換口味的時候，便可利用。

當保羅聽到說有一個地方比大糖菓山更神奇的時候，一直想利用自然生產麵包。除此之

外，因為工人們大吃山上的天然食物，都漸漸長胖，他們越胖，也就越懶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保羅不得不考慮換個環境，他知道什麼時候來做這件事才合適。

於是有一個晚上，當家工人們都在營地裏呼呼大睡的時候，他把整個營地套在「藍牛」貝貝身上。等眾人醒來時，他們已到北德克達平原，在那裏，他們看到「站頭山」。

×

×

×

「站頭山」位在一個荒野的鄉下，山上每件東西都是都倒置的。

「真奇怪，」費巴桑搔搔頭，迷惑地說：「連樹都是顛倒的，多古怪呀！」

「古怪！真古怪！」小米利重覆說：「簡直是不可能。」

或許是眞不可能，但，事實卻呈在眼前，每一樣東西都與別地方反方向生長，山本身有五里高，山頂被土壤遮蓋着，山頂有三十里寬，四周圍繞着森林與溪流，樹倒生着，水也倒流着。

「站頭山」峻峭的斜坡使眾人困擾，他們沒有辦法照通常的方法上山。也沒有辦法走上山。可是保羅想出辦法來，他想到一隻長有兩長腳兩短腳的怪獸，那怪獸在下藍雪那個冬天

沒有被殺死的，那頭怪獸跑掉了，現在唯一的问题是把牠找回來。

「蓋世會知道牠在那裏，」蓋世是被保羅制服的那隻怪獸，保羅說：「這麼久以來，我一直把牠忘記了，但牠可不會忘記我才對，牠會樂意帶領我回舊營地去找那頭兩長腳兩短脚的怪獸。」

「蓋世」這隻兇猛如龍的怪獸現在變得非常溫馴，保羅爬上牠的背，牠才擺動一下身子，便像閃電一樣，一閃而逝，保羅還沒有喘兩口氣，他們就來到舊營地了。保羅下了地，不久便找到有凹凸不平的足痕，他知道那地上的痕跡是兩長腳兩短腳怪獸留下來的，於是，順着牠的腳跡尋去。在路上發現褐熊的屍體，褐熊是因肌寒交迫而死。保羅花了大約一個鐘頭，才找到褐熊的洞窩，並且在洞窩裏發現一窩小熊。

在山坡上，保羅總算找到他要找的兩長腳兩短腳的怪獸，牠是一種半鳥半獸的動物，過着山居生活，前面兩長腳適於爬山，後面兩短腳在山下支撐着。牠的容貌醜陋無比，任何動物看到都要退避三舍；牠的身長有十二呎，鋸齒狀互相盤繞的牙齒，牠的牙齒會把石頭磨成粉，彎曲的黃色長牙像矛，眼睛像毛氈子燒破的兩個大洞，長相真是嚇人至極。

大出保羅意料之外的，當他在山邊遇見牠時，牠不是單獨一頭的「牠」，而是成羣的「牠們」了，牠們數以百計，自從下了那場藍雪之後牠們的長相變了。牠們不再長得那樣醜陋，性情也不像以前兇野，黃色的長牙和牛角差不多，不再彎曲可怕，最奇怪的是，牠們成羣結隊的也正朝「站頭山」的方向去。

「讓我們把牠們圍起來，」保羅說：「讓我們把牠們整隊帶回營地。」

因為那領頭的半鳥半獸曾經被小騎師用套繩制伏過，所以很快就像馬一樣被馴伏成坐騎了。那是一個多麼奇妙的景緻呀！每個伐木工人各騎上一匹怪獸，由怪獸利用牠們兩長兩短的腳爬上陡峭的山坡。

山頂上的樹木是全世界最奇特的樹了，樹是由地底下湧起來的雨滋潤的，而不是太陽光。據說地底的水還是由中國來的，樹長得直直的，連樹枝都是直的，因為樹根是尖的，所以他們不用砍，只稍用手拉，整棵樹便拉出地面。

住在這山上最麻煩的事莫過於如何保持斧頭的銳利了，他們只有等待。有一天有顆石頭滾落到山上來，每當有石頭滾來，伐木工人便拿着斧頭追過去，把斧頭壓在滾石上，直滾到

斧頭銳利為止。這給工人們足夠的運動時間，也變成是一種遊戲，他們也以此做為比賽，看誰跑得最快，斧頭磨得最利。

但是，保羅卻認為這樣浪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，他發現一顆巨石，開始把巨石弄得平滑，然後又把巨石弄圓，削平，直到變成一個大圓盤，然後在中間磨一個方型的洞，用一塊木頭穿過洞，再裝上一個輪軸，讓工人們在需要磨斧頭的時候，轉動那個圓盤就可以了。計劃雖然擬定，可是他找不到一根適合的木頭穿在盤中的方洞。那時天色漸漸變黑，於是保羅決定留待第二天早晨再來完工。

那天晚上，吃過晚飯之後，保羅注意到小米利在舐嘴唇。

「今晚什麼事那麼快樂？」保羅問：「你經常是埋怨不夠吃，吃不飽，尤其是一頓大餐之後。」

「食物改善了，」小米利低沉地說：「尤其是乳酪。」

「什麼乳酪？」保羅問，因為他知道營地裏好久以來一直缺乏乳酪，人人都在想乳酪。

「一大塊平而圓的乳酪，」小米利說：「我在山頂上發現的。」

「你這笨蛋！」保羅大叫：「那不是乳酪，那是我一下午的工作成果，是我發明的磨石！」

八、保羅的狩獵

自從保羅和他的伐木工人們離開那些不可能有的「大糖菓山」和「站頭山」之後，人們仍不斷地談論這兩座山，偶而也有人主張循保羅所留的地圖去找尋「站頭山」和「大糖菓山」，但是，到頭來都成爲一種謠言和捏造的事實。此外還有一條「大洋蔥河」也沒有人發現過。

「大洋蔥河」是保羅和他的手下們離開山居後所居住的地方，這條河是許炳乾發現的。

那天，像往日一樣，整個營地由「藍牛」貝貝拖着走。許炳乾突然抬起頭來，深深地吸了口氣，大聲叫囂說：「噉！」

「這是幹什麼？」保羅問：「你是不是想使我們全體顛覆？」

「不，」許炳乾說：「我剛才發現了一個最理想的紮營地方，四周圍都是高大的樹木，腳底下還有條大河，伐木的路子井然有序，還有，嗅嗅空氣看！洋蔥味，不是嗎？野洋蔥的味道！」

「野洋蔥！」保羅重覆地說：「這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大驚小怪的？」

「我知道你會這樣說，」許炳乾說：「我知道如何應用野洋蔥，有些人喜歡紫羅蘭，玫瑰也不錯呀，至於我，我寧可聞洋蔥的味道，因為它有一種濃烈的味道，那種味道我最欣賞的了。」

「那又有什麼用呢？」保羅說：「我們不能依靠聞洋蔥味道來過生活呀！」

「可以的，你可以在我做的點心飯菜裏面聞到，」許炳乾說：「想像看，湯裏面沒有洋蔥是個什麼樣的味！不是淡而無味嗎？而洋蔥呢，會使湯味美無窮，還有洋蔥營養好，會使你健康力壯！」

保羅大笑。

「是真的，我說，」許炳乾說：「洋蔥可以淨血強筋，增進食慾，生肌長肉，還可以：

……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」保羅說：「反正可以調味的，可以吃的，總會獲得衆人高興，使衆人開心。」

事實證明，衆伐木工人從沒有吃得這樣開心，工作得這樣起勁。野洋蔥對伐木工人們而言，是個新的調味品，也是新菜色。許炳乾總是做各色各樣的食物使衆人感到意外，使衆人的胃口大開，食慾大振，體力大增，此外，他還經常有獵獲物吃，他們所吃的肉食，都是用最佳方法來捕獲的。

那些日子裏，他們最喜歡談的莫過於保羅打獵的方法。當然，保羅做任何事情的方式都與衆不同，所以在打獵方面，他也採用與衆不同的方式。

那是獵鳥的好季節，可是工人們所捕到的鳥兒總是不夠吃。保羅對獵鳥可以說百發百中，可是鳥太多了，成千成萬的，保羅每一發子彈只能射中一隻，他覺得太浪費子彈，無論如何，得想出一個節省彈藥的辦法。

保羅注意到鳥兒總是排隊成列地飛行，通常成「V」字型，但是偶而成直線型，這給保羅一個主意，他在子彈尖鑽了一個洞，並且在洞穿一條線，堅韌如同風箏。一當鳥兒由「V」字型改飛直線型時，保羅就開槍，這樣一來，子彈便順直線型射過，子彈飛過處，鳥兒便自然地穿進線裏，把打中的鳥兒繫在一起。保羅試開了一槍捕獲兩百隻，而保羅的工作除了開槍外就是等待檢拾串串的鳥兒了。那一天保羅把成串的鳥兒像項鍊一樣圍圈在頸子上，回到營地的時候，所有伐木工人都嚇得目瞪口呆，在保羅告訴他們，他是用什麼方法捕鳥時，人們便給保羅起了一個綽號叫做「一彈人」。

「一彈人」的綽號給保羅一個新主意，他決定打獵時，只用一顆子彈，這只是他的聰明，也是他的技巧。

保羅獵到兩百多隻鳥的那次以後，他又出去打獵。森林裏到處是肥肥胖胖的鳥兒，但是保羅並沒有去射擊牠們，他只挑選想打的。驀地，他發現有一大羣鳥兒棲息在一棵長針樅木的樹枝上，略略數了一下，一共三百三十隻。於是，舉起槍向樹枝尖端射過去，子彈順着樹枝過去，把樹幹劈開，成羣的鷓鴣鳥同時慘叫呻吟，振振翅膀，但是均不能移動，因為牠們的腳趾均落入劈開的裂縫裏被夾住了，保羅一下子就擁有那麼多鳥兒——三百三十隻，只用一顆子彈。

隨着，又發生了幾樁事情。
正當保羅上前要把樹枝砍斷時，一根枝樑突然折斷，剛好掉落在樹下，不偏不倚地擊中一隻躲在樹下的鹿，鹿因驚恐而高跳，然後摔得僵硬的躺在地上。無巧不巧，牠的後腳踢到一隻大雄兔，這隻比野兔大兩倍的雄兔騰空而起，落在保羅兩眼之間，把保羅擊得頭昏眼花，雙腳失去重心，而跌進河裏。

當保羅在河裏泡了一會起來時，他的口袋居然裝滿魚兒。
因此，一顆子彈，保羅打到三百三十隻鳥，一頭五百磅的鹿，一隻大雄兔，還有衆人吃不完魚。

但是最令人經常樂道的莫過於獵麋鹿的事了。
那一次是應哲南和保羅去打的，因為是親眼目睹，也就使他更樂於講述，他每次說都是一樣，絕沒有出入，每次講也沒有人覺得不喜歡聽。

「說到那次打麋鹿的事，」應哲南總是這樣開始敘述：「讓我先描繪一下牠的長相。牠的名字叫『森林之怪』，牠的角有三十呎，頭低下來時候，看起來如同一對樹根，牠的眼睛像一對紅色的燈籠，當牠的龐大的身軀穿過森林時，就如同一座山在移動一樣。」

「這天，我和保羅開始到處尋找牠，我們先遇見一對在打架的野貓，但是我們讓牠們各自打去，沒有驚擾牠們，那兩隻野貓打個平手，我們看着牠們一直打到山上就不見了，再也沒有看到牠們下山來。」

「一路上，我們遇見許多的動物，可是保羅卻沒有興趣打，他一心想找那頭叫『森林之怪』的麋鹿，遇到牠，他才肯把身上唯一的子彈打出去，保羅打獵總是帶一顆子彈。兩條十呎長的長尾蛇會向他攻擊，但保羅一躍過去，摔動牠們，把兩條蛇的頭綁在一起，讓牠們互相啃噬對方，直到死亡。」

「那天，弄完蛇之後，才發現大雄麋鹿，那頭『森林之怪』，不錯，正是牠，牠正站在一處很高的懸崖，因為是站在懸崖上，所以要打中牠，又不落下懸崖是很難的事。」

「我們想了一會，保羅很快就想出來，他打出那顆唯一的子彈，然後盡速的跑到獵物前

，以免牠掉落。好了，就是因為他跑得太快了，反而比子彈先到麋鹿那裏，還得急速彎身低頭讓子彈過去。他跑得太快了，差點殺死自己。」

「可是，保羅還是獵到那頭麋鹿，那頭麋鹿不是殺死的，因為子彈根本沒有射中牠，牠只是站在那兒，低著頭，一動不動，牠是死了，嚇死的。」

現在天氣又變冷了，風開始吹掉樹葉，暮秋的天氣使人四肢生涼，寒冷澈骨，很有寒冬的意味。

的意味。

「是獵熊的時候，」保羅大聲說：「下星期日吃熊肉大餐！」

工人不必要保羅說第二次，便紛紛拿出他們的火藥出來，擦拭他們的槍支，磨利他們的斧頭，然後出發。每個人都走出他們的營地，連同廚師許炳乾也出去。保羅一路領先，緊跟着他的是神槍手葛得遜，他的神槍手綽號是因為射技與保羅一樣好而得的。大部份的人都徒

步，小騎師一人騎馬，神槍手騎熊，這是全世界唯一供人騎的熊，是葛得遜在一個陷坑裏找到的。他馴服那頭熊，甚至教牠三種不同的走路步法——慢步行，慢步小跑，快步跑，並且給牠命名為「少校」。

「少校」本身也很聰明，葛得遜把牠當是一匹心愛的小馬，可是一當狩獵開始時，葛得遜便從熊背上下來，「少校」便像一隻大狗一樣東跑西跑，跟着到處追野獸，牠並且還會把野獸趕到容易被主人射擊的地方，他們一人一熊可以說是一對打獵能手。

這一次所要追擊的獵物比往日多，除了一羣狂奔的麋鹿外，還有一整家族的熊，數目約在數百，人獸爭鬥得非常激烈、野蠻。

葛得遜跳上「少校」的背，站在保羅旁邊，邊上子彈，邊開槍，快如閃電，羣熊呻吟着，怒吼着，人聲沸騰，斧頭噼啪，來福槍聲隆隆，聲音震耳欲聾。

半小時過去了，四周突然平靜。因為平靜得太突然，以致使人有世界上一切都停頓的感覺，而地面上遍地是熊屍。

「好極了，」保羅說：「我想我們星期日的大餐夠吃了。」

當許炳乾和廚房的幫手們在切碎熊肉時，衆工人們呼叫着，歡呼着。

那天，當葛得遜跳上「少校」的背上騎回家時，他注意到「少校」並沒有平日溫馴和好處。

「少校，你怎麼啦？」葛得遜拍拍牠的背說：「這場打鬥使你不愉快嗎？好了，好了，平靜下來吧，打鬥已經過去，我的好伙伴，平靜點，」可是那頭熊一反往常，一會兒踢，一會兒跳，就是不肯安靜。葛得遜沒有辦法，半路就溜下熊背讓牠休息，因為他發現「少校」完全變了。在紊亂中「少校」失蹤，葛得遜以後騎回家的是另一頭野熊。

伐木工人們永遠不會忘記星期日那頓盛餐。那天，許炳乾另外雇了幾位幫手來準備那頓大餐，嫩的、煮的、烘的、炸的、還有塗油烤的，自從有營地以來，他們還沒有這樣爲忙忙碌碌過，也沒有過這樣好聞的氣味，這樣誘人食欲的食物，也從沒有過這樣看來令人垂涎的肉湯和炸脆的食物。大宴會的前一天晚上，工人們都睡不着，他們躺在棚屋下，嗅着由廚房裏飄來誘人的香味，做着快樂的大餐夢。

星期天中午還沒有到之前，工人們便聚集在餐廳前面，從窗口嗅着，逛着，窺着。中午

一到，大獅子壺放出十二響時，餐廳門洞然大開，出現穿着特白圍裙的許炳乾，衆人讚頌地呼叫着，呼叫的聲音好似凱旋歸來的戰士們看到擺在面前的澡缸和肥皂一樣。當他們嘗了一口後，呼叫聲就變成一種豪飲聲，那聲音好比春天成千溪流的汨汨聲。

那天，許炳乾做了不少菜。一道令人開胃的湯之後，是大盤的烤鳥，鳥旁擺放着小炮般大的麵糰，每人前面還有一碗鳥肉湯，在下一道菜未上之前，工人們把所有的菜都吃得一乾二淨。

再下一道的菜是排骨，每一種排骨都有，有小牛排、大牛排、鹿排、羊排、麋鹿排、水牛排，擺在這些上面的是大片的發嘶嘶的熊排。還有一種氣味醇厚神秘的排骨，並且是用鹽醃過的，沒有人認得出來是甚麼動物的排骨，可是有人說那是鯨魚排，是保羅從海邊拖回來的。

接着是成堆的火腿，馬鈴薯和白菜，工人們不再有人說話了，他們幾乎是停着呼吸吃東西，每個人都把吃當做是正經事。他們吃着熊腰和鹿腰，鹿湯，烤麋，野火雞，以及加調味品的醃肉……。再接着還有點心，櫻桃餅、草莓餅、蘋果餅、桃子餅、檸檬餅、巧克力餅、

甜薯餅和南瓜餅……。

工人們吃着，不停地吃着，現在除了咀嚼外，甚麼聲音也沒有了。

每當一個空盤子被收走之後，另一個裝滿食物的盤子便急急地送上來，一加侖一加侖的咖啡緊跟上來。

最後，當人們蹣跚地離開餐桌時，他們的腳步都是沉重地搖擺着，顛顛踉踉地回到他們的棚屋，倒頭睡得如同被麻醉一樣的沉。

晚餐到來時，餐廳沒有一個工人出現，許炳乾把鐘敲了又敲，可是只有鐘聲的迴響。

許炳乾敲了半個小時，接着又是半個小時，還是沒有人來餐廳。

他提高嗓子大喊：「來呀來呀，吃飯了！」

但是還是沒有人來，連那個總是喊餓的小米利也沒有出現。

許炳乾脫掉圍裙，滿意地笑起來，因為這表示中午的宴會成功了，不是嗎？吃一頓，飽了好幾頓。

九、保羅與斐比利

保羅領導整個伐木工人的營地，衆工人都是心服口服。

有一次，有一個叫海力士的人向保羅挑戰，他對保羅不滿，他要反叛，倆人一場爭鬥之後，海力士終於俯首稱臣，承認保羅是森林裏的頭子。只有一次，有一個叫斐比利的來加入工人行列時，保羅才遇到一位真正的對手。

斐比利生長在德州一個偏僻荒遠的小木屋裏，當他是小孩子的時候，他父親耕田的馬死了，他們又沒有錢買馬。

「爸，爲甚麼不把馬具套在我身上呢？」小比利問。

「你？」他父親大笑說：「你會犁出好田來？」

「等着看嘛，」正在學說話的小比利說：「我不用拴繩子，也不用鞭子趕。」

比利的父親爲了開兒子的玩笑，真的把馬具套在比利的身上，同時輕輕地牽着繮繩。小比利走進田裏，像馬一樣拖着犁耕田，並且犁得又直又漂亮。突然，有一樣白色的東西飛到地面，小比利一看，看到那白色的東西，忘記自己是人，踢踢拋拋，叫喚那白色東西，然後輕輕地咬了咬它，接着，飛也似地跑開了。

「嗨，你不要逃跑呀！」他父親大叫，再一次爽朗地大笑：「你以爲你長四條腿啦？回來吧！」

可是小比利怎麼也不肯停止，他一直跑，直到斐字河，當他喝了冰涼的河水，才清醒過來，記得自己是個孩子，而不是馬。

「假如是河水使你清醒的話，嗯，我想，我想最好還是認爲是這樣。現在，兒子，」父親咯咯笑說：「你說甚麼東西把你嚇得飛跑了？」

他們父子一起回到田裏，父親從地上檢起那白色的東西，原來它是一張報紙。

「是報紙呀！」小比利說：「我認爲這地方是我們的，我奇怪那兒來的報紙？我必須去看看，報紙是從那兒來的？」說着，橫過田野，向他認爲要走的方向走去。

一星期後，他回到小木屋。

「我們正在收拾行李，」父親說：「我們有親戚住在離這裏走路要走三天的地方，我們這一州人口越來越密集，我們要到西部去開荒。」

於是，他們便向西部出發，一路靠着草莓，捕魚，射鷓鴣爲生。

「不要到處亂跑，不然你會迷失，附近多的是野獸，」父親警告他說：「你這一點大，只夠獅子一口。」

有一天晚上，小比利睡不着，他看見森林中有亮光在閃耀，那亮光有金黃色的，有桔黃色的，這裏動，那裏幌，來來去去，不發任何聲響。他很好奇，心裏也不害怕，靜悄悄地朝亮光處走去，亮光退後，他尾隨着跟進，亮光閃爍不定，像是要飄逝一樣，不久潛入水中。小比利跟着潛入，同時抵達一個軟土的地方，那地方有一種嗅起來怪異，叫人舒服的氣味。他摸到一樣東西，那東西熱熱的，軟軟的，然後，也有東西在摸他——用鼻子摩擦他的臉。

腿，輕柔地嗅他的手，接着，小比利明白，自己身在野狼的洞裏。但是他這時很疲倦，打一下哈欠，便呼呼入睡。

第二天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自己和五隻小狼躺在一起，母狼正站在他的身邊。

半年之後，他已長得和任何一頭野狼一樣的野，一樣的兇。他是一頭狼了，至少他自己認為是一頭狼，他亂跑亂叫的到處嬉遊，和狗兒打架。當月亮上升的時候，他也嗥叫，母狼教他如何躲藏，如何獵取小動物，如何才能追上兔子。他忘記自己曾住在房子裏，穿衣服，吃煮熟的食物。

小比利的父親在找不到兒子的蹤跡時，認為孩子是被綁票了，傷心地繼續向西行，心中仍然沒有放棄尋找兒子的念頭。

幾年以後，當斐比利十五歲的時候，有一天，他正跑過一簇綠色灌木林時，突然覺得有東西揮過來，套圈住他的頸子，那東西套得太緊使他有些窒息的感覺。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，發現自己躺在地上，一隻手握一條繩子的牛仔正看着他。

「你是野貓還是響尾蛇？」那位牛仔問。

比利眨眨眼，半坐起身子，咕囁一陣，接着人類說話的能力回到他的舌尖。他說：

「我是一頭狼。」

「狼！」那位牛仔大笑說：「沒有尾巴的狼！會說話的狼？」

「假如我不是狼，那我是甚麼呢？」

「這正是你找答案的時候，」牛仔說：「你是一個人，至少，你不久將是一個人，所以你最好和我一道回去，看看人是甚麼樣的。」

比利蹣跚地走在那位牛仔的身邊，向西部進發，直走到一個全是牛仔的大農場。當比利隨那位牛仔進入棚屋時，農場所有的工人都驚訝得目瞪口呆。因為比利全身赤裸裸的，一雙軟弱的大肉腳，頭髮像馬鬃，他進入棚屋時還皺鼻子嗅嗅空氣的氣味，喉嚨裏做出怪異的聲音。

在他二十歲不到時，比利便是那一帶所有牧場中最高大的人，他精通每樣牛仔的技術，同時也沒有忘記和狼學的那一套技巧，他學得多，懂得多，憑着本能，甚麼都比人家強。他和牛仔們一道進食，一道談笑，他會用套索套牡牛，很努力的圍捕牛羣，在牧童競技會上贏

得獎品。然而有一件事他學不會——睡床。

有一天，他騎馬沿一個高峻的絕壁而走，手中抓着一條活生生的蛇當作馬鞭，馬兒被一顆落石擊中突然顛倒了。比利抬頭一看，看到山的一部分逐漸在下塌，那是山崩！比利及時從馬鞍上跳下來。路崩潰粉碎了，拔倒一棵樹根很深的樹，比利眼看着他那匹可憐的馬從絕壁摔了下去，落在灰塵瀾漫，碎石劈啪喇聲中。

接着，一陣黑色的風捲起，把樹連根從絕壁拔起。

「那是旋風！」比利自言自語說：「現在我只有一件事做，我必須騎上它。」

他捉住旋風，騎上旋風的背上，把他的馬釘刺在旋風的腰際，於是旋風跑跳起來，尖叫着，扭曲着，可是沒有把他從背上摔下來。他一直控制住它，讓旋風本身由旋風逐漸減弱，變成大風，然後變成硬風、微風，最後終於變成一道柔和的風。然後，旋風長歎一聲，讓比利躺在一塊柔軟的草地上。

但他現在還沒有脫離危險，因為站在他面前是一頭兇猛的山獅子，獅子正怒吼着，咧着醜陋的牙齒。

「我怎麼辦？」比利想：「我是不是要冒險伸手扼牠的喉嚨，把牠翻倒？我要扭住牠的脖子一直到斷裂？不，假如我能騎上旋風，我應該也能夠處理一頭山獅。」

想着，他越前跳上獅背，經過一場短促而激烈的打鬥，鬥，最後他才牢牢穩穩地坐在獅背上。

「別跳得令人頭昏腦脹吧，」斐比利用大聲的吶喊說：「嗚呼，我是個最會吼叫吶喊的人！」他愉快地叫着，踢刺馬釘，揮動手中的響尾蛇，呼叫聲在獅子耳邊不停地響着：「我騎過旋風，給狂風當頭棒，趕回一里外！我敢正眼看太陽，把打在背上的閃電驅回！我跑得快，跳得高，潛得深，普通人耽不住的地方我會耽得久，活得久。我能駕馭地震，還有噴泉也聽我的。」

那頭山獅從沒有聽過像他這樣大聲的叫喊聲，嚇得不再掙扎，也不想再和比利掙角，牠只想逃跑，不論逃到那裏都好，永不停止。

就這樣，斐比利騎着山獅，手中揮動響尾蛇，嘴叫得像狼嗥地來到保羅的營地。

「陌生人，」保羅說：「你來得多突然，又多快，你從那兒來？準備到那兒去？」

通常比利會鎮靜地說話，很文明地回答，但因為身上有旋風攀住，所以他不同了，他想壓低聲音也不行，因此吼叫說：

「我是從北狄克達北部和南極的南部來的，我又是從一個鄉下來的。在那個鄉下的孩子們梳頭用松枝梳頭，男人們用針梳技術鬍子，至於我要到那裏去，我，還沒有決定呢。也許繼續旅行，也許留下來，也許這地方需要一個好頭子。」

「也許是需要，」保羅說：「也許已經有頭子了，不過，假如你認為你可以做得更好，那麼你就得證明出來。」

比利從山獅的背上跳下來，山獅立刻像一道被嚇壞的影子潛逃了。比利把身上的東西和響尾蛇綁在一起，然後採取一個打鬥的位置。隨着保羅抱住比利的腰部，立刻，響起一陣隆隆雷聲，打鬥開始了。地面顫抖了，建築物震動了，工人們都從棚屋裏跑出來，他們不知道外面出了甚麼事，也很難說出了甚麼事，有一刻，比利像是佔上風，他響尾蛇鞭揮得呼呼響，嘴裏的喊聲像狂風的呼嘯，下一刻保羅龐大的身軀鑽進旋風裏，空氣中充滿肅殺之氣，此起彼落，還有旋轉着的石頭。

這場戰鬥持續了數小時，吵聲震耳欲聾，人聲和動物聲混成一片高昂的吼聲，「藍牛貝貝」高聲吟得如同一頭大象，漫天的灰塵，濃厚得工人們看不清站在面前的人，灰塵吸進他們的喉嚨，以致好幾星期後，他們所嘗的味道也都是灰塵的味道。漫漫長夜仍然陷在混亂狂烈的打鬥中。

天亮時，有陣像火山爆發樣的震動，然後，一切靜寂。

在微弱的燈光下，工人們看到兩個英雄。他們平臥在地上，一動不動，他們龐大的身軀像是要把整個地都蓋住了。一直到許炳乾敲鐘吃早飯時，兩人才翻動身子。保羅先站了起來，他一站起來連同附近幾棵松樹也拔了起來；接着是比利，比利醒過來時，渾身搖動一陣，試試有沒有骨頭掉落或折斷，他搖的樣子很像一頭牧羊犬。

「好了，陌生人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們這裏真是了不起的一夥，你是唯一我潘保羅較量過的，不過，我一直不知道你從那兒來，你是誰，不過，這些都沒有多大關係，至於你要到那兒去，我希望你不要到那兒去了，我很歡迎你在這裏住。」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」比利說：「但我不知道留在這裏要做些甚麼？」

「這裏有許多事情要做，也有許多娛樂，」保羅說：「尤其是像你這樣的人，這裏人多，我經常不在家，沒有太多時間使他們守秩序，有你在的話，我出去找好地方落腳時，你就可以接替我的工作，由你做領班。」

「那是個好工作，」斐比利說：「假使我不是一個四海為家，到處遊蕩的人，那我一定接受這個職位，並且謝謝你的雅意；可是，我腳還是癢癢的，我還想到處旅行。我小時候便和父親失去聯絡，我現在還想去尋找父親，也許我可以找到他，也許找不到，不過，我還是想找，一直向西邊去找。」

「現在你想怎樣旅行？」保羅問：「走路嗎？」

「哦，」比利咧嘴笑說：「我可以再找一隻山獅來騎。」

「好吧，」保羅說：「今天上午不要找，許炳乾已經等我們吃飯，等得不耐煩了。」說着，兩人攜手走向餐室。

×

×

×

天色已近黃昏，灰暗而寒冷。一整天到現在保羅和他的狗甚麼也沒有獵到，不要說獵到

東西，連小動物也沒有看見一隻。正當他們要轉身回去的時候，一陣怪異的聲音使他們停住腳步，那聲音是由低喃，嚎哭、咪叫和呻吟四種聲音匯成的。

「走吧！許多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們去偵察看看，可能，我們不用空着手回去。」

保羅雙手撇開樹木，「許多」領先衝去，他們發現在一簇濃密的松樹枝上，蹲着一隻「史必靈貓」，在保羅沒來得及瞄準之前，便聽到一聲猛烈的嘶叫，接着一跳，便看見「許多」和那頭貓又叫又跳的滾打在一起。

保羅無助地站在那裏，「許多」似乎並不佔上風，可是保羅又不知怎樣幫牠才好。天色黑得很快，保羅也看不清狗與貓在做甚麼，只看到旋轉的一團，當中夾雜着尖叫與怒吼。

「咬住牠，」保羅大叫：「咬住牠，快點！」

就在那個時候，保羅看見貓從「許多」的牙齒下逃脫，並且快過一頭貓的眨眼，就在這時，保羅揮動手中的斧頭。可是保羅沒有注意到「許多」跳着去追那頭「史必靈貓」，他的斧頭一落，兩隻動物各被劈成兩半。

那時的氣氛很可怕，大地已是一片漆黑，寒冷而空洞，保羅踉蹌一會兒，然後深深地吸

了一口氣，彎腰伸手到地面上去檢起兩隻都被劈成兩半的動物，保羅在看不見甚麼的情況下，把成半的兩片合在一起。

「也許這樣合起來沒有甚麼好處，」他自己暗想：「也許牠們會因流血過多而死，不過，我還是要給牠們機會。」

回到營地，他才看清楚自己所做的事情，他是把「許多」被劈開的兩半又合起來了，狗仍然還是活着，但是在黑暗中，保羅把「許多」合併錯了，「許多」的兩隻腿往上翹，兩隻腿向下垂。

最初保羅很是失望，但並沒有痛苦太久，因為天還沒有亮，「許多」就能吠叫，能舐保羅的手，哀叫着要吃，不久，牠又能到處跑動了，雖然牠跑的方式很是古怪。牠先用前兩隻腿跑，一直跑到疲倦了，再換後兩隻腿跑，也就是說有兩隻腿在跑動的時候，另兩隻腿便在休息，這樣反而使「許多」變成比以前更好的獵犬，因為牠從不覺得疲倦，不論在森林裏或森林外，都能比任何動物跑得快，追得過。

至於那頭「史必靈貓」經過保羅的手術後，比以前更令人驚奇，因為當保羅把牠劈開的身體合併，恢復健康後，「史必靈貓」的野蠻性消失了。

「或許，」最懂得動物的小騎師說：「牠的膽汁流出來後，牠的兇殘性就消失了。」

「也許，」小米利說：「你把牠怪獸的毒氣嚇掉，牠不懂得怎樣野了。」

「你們兩個可能都對，」保羅說：「但也許這樣才受歡迎呢。」

不論是甚麼原因，反正，保羅又得到一頭寵物了。他使得「史必靈貓」變成一頭完全新的動物，牠既溫馴又可愛，再不尖叫或怒吼，也不再和「許多」打架，相反的，牠和以前為敵的做朋友，和牠們同吃同喝。

瞧瞧下面這個景緻多有趣，又多美麗：「許多」伸長四肢睡在保羅腳邊，那睡態就像一頭忠貞不阿的狗。「史必靈貓」睡在火爐前，牠不再記得黑森林中的決鬥，只夢見天堂。一隻貓的天堂是在雲彩驅趕下一碗碗的乳酪，和帶着翅膀的肥老鼠，老鼠正懶洋洋地逃開。

沒有東西來打擾這個家庭樂園，只有營地裏人們的呼吸聲，在和風吹拂下松葉的掉落聲，偶而來雜着「藍牛」貝貝滿足的低吟聲。

「呵！」保羅快樂地打着呵欠，感歎說：「這就是生活，這——」他閉着眼睛說：「這

就是家——就是日子，就是……。」

然而，在沒有想到要再說甚麼之前，他就睡着了。

十、保羅的求愛時期

沒有人能夠把所有有關巨人潘保羅的故事收集在一本書裏，每一個說故事的人總會加上一兩則他自己杜撰的故事，每一個旅客總會在伐木工人的營地附近聽到一些新奇的事情，於是，故事就到處流傳了。廣大平原的一草一木，秋季裏燃燒落葉的一絲煙，當地居民營火的點點星火，都會使人們有聯想，增加記憶。

保羅的經歷是沒有完結的，尤其是他遇見了那些野蠻兇暴動物的事，但最最傳奇的傳說故事是，保羅和一個女人的事。

那一陣子是保羅少有的懶散日子，他無目的的到處遊蕩了幾個小時，沒有注意到自己

蕩到多遠的地方去。有一天下午，將近黃昏的時候，他抬頭一望，發現自己來到一個從沒有來過的世界。遠遠的，他聽到有瀑布聲，接着，突然聽到附近有一聲長長的尖叫。

「那種尖叫我從沒有聽過，」保羅沉思：「那聲音對野貓來說太野了，對熊而言呢，又太高了，那聲音像是幾年前曾經聽過的，像是在求救。」

不錯，正是婦人的聲音，正在哀叫求救。那聲音叫說：「我妹妹！」

接着那聲音，出現一個人影。

保羅看見一個個子高大，滿臉驚慌的女孩子向他跑來，她的雙手高高地舉着，她的頭髮迎風飄散着。

「你妹妹怎麼啦？」保羅問。

「她掉進河裏去了。」那女孩子下氣接不到上氣地說。

「她現在在哪裏？」保羅問。

「哦，別儘站着問話，」那女孩子急着跺腳說：「快一點走吧，假如你不快一點的話，她就要流過瀑布了。」

他們開始向前跑。女孩子喘着氣邊說：「她在上流大約五里的地方落水，我伸手要去拉她，可是一陣急流把她沖走，我只好跑到這裏來救她。可是這一帶河太深，兩岸又高，並且瀑布就在附近——。」

「不要焦急，」保羅說：「我來把河岸弄低，把河水引出來，瞧着。」

立刻，保羅就着手去做。他利用他的一雙大手當是鏟子，把石頭、木頭、大石頭以及大塊大塊的泥土拋進河裏。不久，他便築成一個堤壩，河水就高到和他們站的地方平齊，不久，妹妹被水沖來了，保羅以快如閃電的方式把那女孩的妹妹拉出水面。那女孩站在那裏，渾身濕淋淋的，滿臉憂愁。半晌，她才微笑，這微笑吸引了他。

保羅以前從沒有看過一個像她這樣的人——她的個子和保羅差不多，高高的，但肩膀沒有保羅那麼寬大有力。她身材挺直，結實，皮膚呈褐色，像暮秋橡樹的顏色，可是她的微笑很令保羅着迷，那微笑是年輕與老年，勇敢與膽怯的混合，那些使他記起已忘卻許久的東西：害羞和溫柔。她的眼睛像是森林中小鹿溫柔的眼睛，黑亮得像白天樹影下的池塘，她的聲音像清晨畫眉鳥的啾叫，她的身上吐出早春誘人的氣息。整個的她對保羅來說是天造地設

的，雖然對別人來說是太大了些。

保羅繼續注視着她，在開口說話之前，先嚥吞了兩次口水，他也不知道爲甚麼，自己說話竟然會發抖。

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保羅問。

「海蒂，」女孩說，「你呢？」

「保羅，」他訥訥地說：「潘保羅。」

「多好聽的名字，聽起來就像你的人一樣，」海蒂說到這裏有點害羞，可是仍然勇敢地看着他，又說：「我真是個幸運的女孩子。」

她姐姐在旁邊大笑說：「海蒂是你的了。她平常是不大說話的，但是她說那句話就表示她心裏要說的話，每當她心裏想要達到某一件事情，甚至只是個名字，她也會達到那目的的。」

海蒂是達到目的了，因爲那次偶然邂逅之後的一個星期，保羅便和海蒂結婚了。他們的

結合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對，看到他們的人總是說他們是天作之合，天造地設。新娘的裙子是用十二條毯子縫製起來的，上衣是兩桅帆船的主帆布做成。結婚禮服是十六隻熊的皮做的毛皮外套，鷹窩做帽子，豹子的尾巴當羽毛。結婚那天，她不但自己親自下廚房，自己弄早餐吃，而且還帶了一頭公鹿和一羣小鹿來。這些是她追趕了五里路來的。據說，她所以會做這些事情，是因爲她十六歲的時候，曾經和天上的雷公決鬥，那次她把霹靂擊碎了，並且把影片的霹靂送給軍隊做彈藥，這種傳說可能過份的誇大其詞，因爲保羅的妻子是位很溫柔的婦人，單純而愛家。

許炳乾仍繼續給衆工人燒飯做菜，他從不允許任何婦人出現在他的廚房裏，甚至保羅太太也不允許。可是保羅太太常做些特別的菜來使保羅高興，使保羅增進食慾，她拿手的食物之一是「軟鼻薄餅」。要做這種餅必須有一種很軟的蛋來做，她試了鵝蛋，鵝鴨蛋和斑鳩蛋，但它們都不夠軟，味道也不夠鮮美，所以她自己採了蕃茄葉，和一種能產生乳狀汁的植物相交配然後種在蛋殼上，這就是她發明的「茄子」，從這種菜上可以長出圓軟而白的蛋來。不久這種植物滋生得滿地都是，而且越長越大，她非常高興，便教許炳乾如何做這種所謂的

「軟鼻薄餅」。

今日這種所謂的能生蛋的「茄子」已不見了，不過，人們爲了紀念保羅太太，仍然把生紫色的茄子，叫「茄子」。

保羅太太不僅僅是個家庭主婦，她還喜歡和保羅一起工作，一起去郊野散步，和蹲留在營地裏，或者一起做欄杆。

有一次，營地的工人們舉行一次做欄杆比賽，工人們都拿出他們最好的斧頭來磨光，光亮得可以照人；然後抓蒼蠅來劈成兩半，看看究竟利不利。正當他們開始比賽的時候，保羅太太也參加了。斧頭開始揮動，木頭很快堆高。

那天黃昏，小米利劈了五百根欄杆，但他工作時間中曾停下來休息吃東西，因為他從不記得自己甚麼時候才吃過飯，總是覺得餓，他一直怕餓死。

小騎師和小仙笛劈了六百多根，但是他們不是最好的伐木工人，因為他們常常邊伐木邊唱牛仔們愛唱的老歌曲。

費巴桑和應哲南兩人邊砍邊數，看誰的多，誰贏。

「應哲南，七百六十五根，」保羅宣布說：「費巴桑，七百九十根，因此，我要把獎品頒給——」

「等一等，保羅，」他太太說：「你不準備看看我的嗎？我知道我是唯一的女性，可是我也可以揮斧頭呀！」

保羅花了比他預料中更長的時間去數，最後，保羅抬起頭來，高興地說：「潘許海蒂，我真驕傲有妳這樣的太太，妳贏了，妳砍了一千三百六十五根！我想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。」

「好啊！」衆人歡呼。

接着，衆人發現一樁怪事，保羅太太手中的斧頭不見了，只有一根斧柄，經過檢查之後，那個銳利的斧頭早在上午砍第一根木頭時就嵌進木頭裏，末後一千三百六十四根，都是用斧柄砍的。

「呼！」小米利吹口哨。

「呼！」另一個比賽者呼應。

現在，他們是不讓婦女們那樣工作的。

保羅聽說在遙遠的西部有巨大的樺樹、杉樹和松樹，那些大樹會使目前的松樹看起來像是細而瘦的樹叢。保羅對任何事情決不會考慮太久，他是一個做事果決而徹底的人。所以有一天早晨吃過早飯之後，工人們才要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他宣佈說：

「各位，我們又準備遷營地了，我們要出發到有世界上最高樹木的地方去，我們要到西海岸，那裏是伐木人的天堂，我們要到華盛頓，常綠州，俄勒岡，陽光州去，所以，收拾你們的行李，準備離開這裏，明天就出發。」

整個營地的所有物，工人、工具、棚屋、廚房，再次套在貝具身上，向西進發。保羅和他太太走在最前頭，天氣非常晴朗，天空萬里無雲，工人們引頸高歌，忘記時間的飛速。

他們向西進發，越過有朝一日會建造成大都市的平原，跨過尚未命名的河流；穿過野獸結羣的森林，那些野獸他們並不認識，並不懂得都是人類的敵人，都無所謂地從旁邊過去。保羅一手握着他的斧頭，肩膀扛帶着伐木工人的工具，那工具是一種有鐵尖和活動鐵鈎的槓桿。

隨着日子消逝，工人們的心裏越急着抵達他們的目的地，而保羅因為腦筋裏想着新營地的事，竟然變得粗心大意。他把斧頭扛在肩膀上，把另一隻有鐵鈎的工具放在地上拖，尖銳的鐵鈎深深地劃入地面，在他發覺的時候，鐵鈎已經在岩石間劃了一條長而彎曲的深痕，而這深溝般的劃痕永遠沒有填補過來，數以里計深的深痕，變成所謂「保羅的劃痕」，這劃痕今日仍然留在地圖上，但名字已經改變了，今日美國人喊它：「大峽谷」。

接着，可以說沒有路了。森林深處沒有路可通行，人們要走都得選邊路走，甚至貓兒要走，也得摒着呼吸，走森林中樹木較稀少的地方走。有些時候地上甚麼都沒有，只有一處處的沼池，有些沼澤太稀爛了，而且爛泥深到腰部，對這點，保羅可以修整它，想出改善辦法。他總是一馬當先，在整個隊伍的前面，邊走邊揮動他的斧頭，把阻路的樹林砍倒，開出一條人可通行的路來，再利用這些木頭來填沼澤地，然後從木頭上橫跨過去。貝具和整隊的工人就越過這些，當年的木頭像現在的高級公路一樣。

有時候他們遇到一條又寬又深的河，既不能跳越過去，又不能涉水過去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保羅也不會被難倒，他會到處觀察搜尋，看看有沒有巨大的杉樹，七十或八十呎高，十二

英尺寬，然後用斧頭把巨杉劈成兩半，再把兩半併起來，做成一條二十四英尺寬的橋，只要橋做好，只要在兩端壓着兩塊大岩石，這樣整個隊伍的人或物都可以過去，連腳趾也不用沾濕。

「這樣，我們以後再也不用爲橋樑擔心了。」保羅太太說。

「我希望甚麼都不用擔心。」保羅英雄地說。

可是當他們出了森林，上了平原時，他們又遇上麻煩了。

天空一片蔚藍，可以說是晴空萬里，但天氣悶熱，前面一望無際的平原，工人們都喊口渴，可是一點水的影子也沒有，工人們開始埋怨，喊渴。突然，天際出現一團陰影，陰霾變成一團潮濕的霧氣，這團霧氣越來越濃厚，擋住了陽光，使大地頓時變得黑暗，人們伸不見五指。

「一定是我的眼睛有毛病，」小米利說：「我的眼睛快要瞎了。」

「也許是上了年紀了。」許炳乾說。

「也許是大氣的關係，」應哲南說，他比起別人來算是較有科學頭腦：「冷與熱極端地

改變下，再加上大氣的壓力，通常會促成一種特殊的凝塊，這種凝塊——」

「根本不是那回事，」保羅鎮靜的說：「那是龍捲風的關係。」

「龍捲風？」小米利答腔說：「甚麼叫龍捲風呀？」

「你會看出來。」保羅一本正經的說：「也許看不出來，龍捲風是沙土和空氣製成的，牠的食物是塵土，牠的身體是風，所以要和它爭鬥幾乎不可能，因爲它不是肉眼所能看見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要繼續留在這裏嗎？」小米利問：「還是活生生的在這裏渴死，被灰塵噙死？」

「不，還沒有決定呢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得想個甚麼辦法來對付呢？我們找個有力氣的，能直達龍捲風才行，哦，對了，我怎麼老是把我的蓋世忘記了。」「蓋世」是早先他制伏過的，會飛，會吐火的多腳怪獸。

保羅說着長嘯一聲，接着便有一陣新聲來回答他，工人們看不見是甚麼東西，但他們注意到在人羣邊緣揚起一陣灰霧，接着是從沒有聽過的一種怪聲音：怒吼聲中夾着嘍嘍聲，接

著是一陣閃電，好比夏天的風暴和冬天的雷雪，互相控告着，煙霧和灰塵揚得滿天都是，鮮紅色和桔黃色的火焰掠過天際，熱風吹襲着石頭，如同一把兇猛的刀劃過人們的臉孔，大地震動了，像是要爆炸一樣。接着，狂風夾着灰塵越來越濃，保羅大叫說：「看呀！抓到頭了。」

「假如那是頭的話，」小騎師說：「我有辦法來對付，對了，有了！」

一條長而韌的套索像皮鞭飛速地丟上去：那條套索一圈圈地捲繞住龍捲風，直到人們開始可以看出龍捲風長相像甚麼。當小騎師搖動他的手腕，射出更長的繩子時，旋風不斷地變動它的體型。未了，終於出了龍捲風的體型，像一個巨大的由雲製成的拔塞鑽。空氣開始敲得像一顆大心房的跳動，使得塵土看起來像是在呼吸。

「好了，」保羅大聲地問半隱半現的龍捲風說：「我本來可以叫小騎師把你套緊；叫蓋世把你吃了；但是如果你肯做一件事，我就叫他們取消這念頭。我們衆人正需要水，而這塊地面上一點水影子也沒有，問題就是，你能不能替我們解決這個難題，你本身擁有許多風力，長相又像拔塞鑽，所以給我鑽一口井，假如你是龍捲風，你就開始工作吧！」

小騎師鬆了他的套索，但仍然握着繩索，事實上他也不用心，因為「蓋世」還在吐着煙，監視着龍捲風，使它無逃跑的機會。工人們都舐着他們乾燥的嘴唇，看着，猜疑着。

空氣開始移動，小沙粒開始攪動，就像陀螺在轉動一樣，接着，轉動的速度加快了，發出一種嗡嗡的聲音，地面上出現一個洞，洞逐漸大起來，也逐漸深下去，深到不見底。這時衆人響起一陣熱烈的歡呼聲，有高呼的，也有低鳴的，最後水噴湧出來，在陽光中閃耀。人們愉快地歡呼。

他們不斷地喝着湧出來的泉水，一直喝到黃昏來臨。而龍捲風呢，它趁着衆人不注意的當兒，逃得無影無踪。

灰塵消逝了，星星在天際閃耀。

他們向西部前進，不斷的前進。天開始下雪，飄着像拳頭般大的雪花，打得棚屋和簡陋的小屋都快分裂，保羅把所有的屋子像火車一樣連繫在一起，由「藍牛貝貝」拖着，貝貝喘氣喘得像一個令人吃驚的引擎。

保羅穿上他的雪靴，甚至太陽出來，陽光強烈的時候也不肯脫掉。他太喜歡了，以致沒有注意到太陽已把他左腳的雪靴照得變了型，他直是走，沒有領悟到自己不是向西走，而是向南走。那時候有許多人也向西部去開荒，許多人都因跟隨着保羅走過的路跡，把原本要去俄勒岡而改去三藩市，那是由於保羅變型的雪靴所留下的痕跡。

他們再走了三天，進入炎熱地區，那個地帶平坦、乾燥、多灰塵。他們仍留有許多夠人們喝的水，因為他們曾裝滿大桶大桶的水，儲備着喝用，可是那些水卻不夠食量驚人的貝貝喝，牠大聲呼叫着，保羅知道要找到有水源還得很遠才有，而拉着大隊人馬的貝貝口渴的樣子，好像會一下子喝掉整條河的水，因此，保羅便拿起專用的大鐵鍬，開始掘。

他開始掘了大約十分鐘，挖開底部，出現一個洞，保羅把那洞看了又看，甚麼也沒有看到，只有漆黑的一片，好像那洞是個無底洞，保羅爲了想知道洞是否有底，便把鐵鍬丟進洞裏，希望借鐵鍬撞到下面的某些東西的回聲，來判斷，可是沒有回聲。

突然，洞裏一聲巨響，一陣氣流，接着鐵鍬飛出洞外，衝上一百呎高，它是一條噴泉噴出來的，那條水柱像彩虹一樣射向陽光中，貝貝只吞飲了幾口水，噴泉就停止不見了。

「真糟糕，」保羅說：「那真是道美麗的噴泉，不過，我的鐵鍬總算弄回來了，我可以再挖一個洞。」

他再挖了大約十二呎，噴泉再次湧噴出來，這次貝貝又只喝幾口，噴泉便消逝了。

這種噴泉每小時噴一次，每次噴都噴得高高的，只幾分鐘就消逝。

「好了，」保羅對貝貝說：「它是按時噴出來的，你靠不住它會噴多久，但對它的按時噴出總可以靠得住。」

據說現在這種按時噴出水來的噴泉仍然可以在「黃石公園」裏看到。

十一、內地國王

「這是一個好生活，」當保羅把營地設立在松布山時，保羅說：「瞧，好大一片的陸地，尤其是這裏，整個地方都有西部風味。」

「可不是，」他太太說：「你仔細瞧瞧，你就知道這裏什麼都可以生長。」

「這裏什麼都可以發生，」保羅附加說：「這些大山，大山谷，大河流，這不是一個內地王國嗎？」

「好，字用得對，」應哲南說：「內地王國，我們就稱這裏是內地王國。」

這裏的確可以成爲一個王國，這裏每一樣東西都比任何地方的巨大，比方櫻桃，就有蘋

莫那樣大；而蘋果呢？蘋果就有西瓜大；至於西瓜呢？要擡起西瓜就要兩個人擡，要搬動就得三個人搬。

樹木也大得令人難以相信，樹高得無法丈量，沒有一個人能看到巨松木的頂端，甚至保羅也沒有辦法，保羅遮着陽光，極目看去，也只能看到一半高，通常都是由小米利替他接看另一半。

有一天晚上，當保羅在做睡前的巡查時，他發現有不對的事情了。雖然他說不出什麼東西不見了，可是他總覺得有東西不翼而飛。好久，他才明白究竟是什麼東西。那是貝貝沉重的呼吸聲，貝貝平常的呼吸聲像樹林中的風聲，可是這天晚上，這種聲音聽不見了。他打開貝貝的牛舍門，發現牛舍是空的，貝貝不見了。

第二天，所有工作都停頓，每一個人都出去外面找貝貝，從保羅一直到許炳乾都出動，小米利忘記肚子餓。他們找遍每一個角落，搜索每一座林子，山上山下，到處呼喊，可是聽到的只有自己的回聲。

「我們不能放棄，」保羅說：「貝貝一定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

「除非，」應哲南說：「除非……」他只說了這句就停住。

沒有人想要知道他的想法，貝貝一定得找出來，貝貝一定是活着，保羅不敢想像沒有貝貝的日子，因為貝貝比任何能幹的人都能幹，比任何其他動物都肯做事，牠是保羅生命的一部分，牠從下藍雪的那年冬天，由冰凍的湖中被保羅救起到現在，一直和保羅生活在一起，而現在……。

「貝貝！」保羅大聲喊叫，接着聲音更淒楚地喊：「貝貝。」

那時候有一種呻吟聲回答過來，保羅聽見，連忙四處張望，但一點貝貝影子也沒有，四周什麼都沒有，只有衝天高的大樹和倒在地上的樹。呻吟聲再次傳來，但這次保羅知道聲音來自何方，但似乎又不可能。到了第三次的呻吟聲時，保羅不再猶豫了。

「在這裏，各位，」保羅向衆工人大聲喊叫：「開始劈吧！」

「在那兒？」工人們問，眼睛在四面張望。

「在這裏，在這棵空心的樹幹！快！」

當貝貝從空心的樹幹被救出來以後，牠表情非常快樂，可是肚子卻非常的饑餓，牠的饑

餓使牠對任何事情都無能為力。那天晚上，貝貝離開營地的牛舍，到外面去找尋新鮮草料，牠開始啃樹，把樹的葉子和枝桠啃掉，在黑暗中牠是憑着嗅覺吃，吃着走着，卻走進粗糙、彎曲的杉木空心裏，而找不到出路。

「這給我一個想法，」保羅說：「貝貝需要有個伴侶，也是一個同伴，像牠自己的同類，有伴，牠就肯留在牛舍裏，不亂跑。」

一個星期以後，一條小牡牛出現在營地裏。

有些人說這條小牡牛是保羅由緬茵州運來的，有些人說是從愛俄華州一家農場上檢來的，因為小牡牛太小，不能做事，只能當寵物一樣帶。

這條小東西很討保羅喜歡，牠長得很秀氣，兩隻柔和的眼睛襯托着它天鵝絨的皮毛，保羅喊牠「小妮」，貝貝帶着好奇舐嗅牠，可是每次貝貝的大舌頭一伸出來，就把小牡牛舐得搖搖擺擺的，保羅看到這情形，心想：假如我想把小妮養活的話，一定得替牠做點事。

「我必須替牠做個特別的牛舍，直到牠自己可以照顧自己。」保羅說着，把小妮放在一個舒適的小穀倉裏。

三個星期過去了，可是小妮毫無起色，還是那麼軟弱嬌小。

「這小東西恐怕有病，」許炳乾說：「牠好像營養不良。」

「嗯，」保羅開始憂慮：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「水牛乳，」許炳乾說：「我聽說水牛的奶是小牛的最好食物，尤其是和鯨魚乳混合的更營養，我們可以從太平洋得到鯨魚。此外，我還可以再加一點蛇油使牠增加力氣。」

果然，許炳乾說的食物有了效果，小妮舐完水牛乳，鯨魚奶和蛇油混合的食物之後，又啐嚷着還要，許炳乾太高興了，以致忘記了睡眠，整夜弄食物給小妮吃。

第二天早晨，當保羅起床伸長四肢的時候，覺得事情又不對勁。他看看營地四周，皺皺眉，搔搔頭，驀地，明白什麼事不對勁，因為小妮住的小穀倉不見了！

「嗨！」保羅大聲呼喊：「大家來呀，快快！小妮住的小穀倉不見了！」

「穀倉不可能被偷，」小仙笛說：「因為我的棚屋正在牠的隔壁，而且我是整夜要點燈睡的人，假如有人偷移穀倉，我會聽到聲音的。」

「它也不可能被火燒掉，」應哲南說：「因為地上沒有灰燼。」

「也不可能被風刮走呀，」費巴桑說：「假如風會把小穀倉吹走的話，也會把草堆吹走，看——看那裏，小牡牛的稻草床還在，地板也在。」

「不論穀倉發生了什麼事，我們總得把事情怎樣發生的找出來，首先，我們要找出的是穀倉的位置，」保羅說：「反正它不會自己走開。」可是他們搜尋了一上午，怎麼也找不出穀倉被搬移到那裏，最後還是小仙笛首先發現。

「看！」小仙笛大聲叫，同時指着遠方說：「那不是穀倉嗎？它正在走呢！」

的確，穀倉正在走，紅色的屋頂正隨着山體的起伏，上下忽隱忽現，搖搖擺擺地橫過山谷，好像穀倉長了腳在走路一樣。當他們走近時發現穀倉的確是用腳在走路——小妮的腳。水牛奶，鯨魚奶和蛇油混合的食物生了奇効，使小牡牛在一夜間變得比穀倉還大，並且到處遊蕩找尋食物。她站在那兒，不再低低的啐叫，而是大聲的鳴叫，穀倉的屋頂在她的背上，穀倉的四邊分散在她的腳邊。

「我想，我們得把牠的名字改一改，」保羅說：「牠不再小了，牠是條母牛，母牛應該有母牛的名字。」

可是工人們繼續喊牠「小妮」，貝貝再不詆牠了，貝貝和牠相處得極好，好像是和牠自己一起長大的，不肯分離。所以保羅又得給牠們加蓋一間雙倍大的牛舍。

在華盛頓的第一個冬天，對貝貝和那頭正在成長的母牛來說是個很苦的冬天，雪不停的下着，食物越來越少，地面的草料奇缺，最糟糕的是，牠們開始患眼疾。

「我可以醫治這個病，」保羅說：「牠們可以餓肚子，我可不讓牠們的眼睛變瞎。」說着，便命令費巴桑替貝貝和小妮各做一副綠色的櫥風鏡。

很奇怪的，兩隻牛立刻開始增加體重，眼睛也可以直視了；牠們的兩腰豐滿，兩肢窩肥厚。

「真是奇跡！」小米利很希望他的饑餓也能這樣迅速地治好。

「這也不算什麼奇跡，是綠風鏡治好，」保羅咯咯大笑說：「綠風鏡先治癒了貝貝的眼睛，接着又治好了小妮的雪盲症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應哲南問。

「還有，」保羅大笑說：「綠色鏡使每樣東西看起來都是綠色的，貝貝和小妮就一直吃

綠色的雪，靠着雪長胖，牠們反正也分不出來草還是雪，只要把綠風鏡戴上，牠們就分不出來！」

當小妮變成一條母牛的時候，牠不斷地長着，並且常常鬧肚子餓。現在牠已長得和貝貝一樣大了，牠也有牠的用處，牠是世界上最大的乳牛，能產出大量的牛奶，因為產量太多，使保羅得請十個人分兩班來擠奶，另十個人不停地攪乳做乳酪。

小妮的食慾差一點毀滅了牠自己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太貪婪，跑到林子裏去，吃了許許多多的松針和產香液的樹枝。第二天早晨，擠出來的牛奶就有一股濃烈的怪味道，以致誰也不敢喝。不過這牛奶也沒有糟蹋浪費掉，保羅叫許炳乾用瓶子一瓶瓶裝起來，上標籤：「小妮的松香奶」，把這奶經過攪打之後製出最上等的潤滑油。

工人們從來沒有這麼忙碌過，也從沒有這麼多伐木工作好做。保羅最喜歡的伐木地點是「松湖」，因為湖太大了，人們稱它為「內地海」。保羅把湖邊所有的樹都砍倒，推進湖裏，不久湖裏就浮滿木頭。

「現在，我們怎麼做？」小米利問：「我們怎樣把這些木頭撈出來，又準備運到那兒去？」

「運到中國去，」登記木頭數目的應哲南說：「保羅要把木頭送到那兒，他來了，還帶着貝貝。」

「貝貝，」小米利大聲疾呼：「他總不會要貝貝下湖墾湖吧！」
不錯，保羅正要貝貝那樣做，他和貝貝由松湖的東南角，對直穿過浮木向西北角墾過去，但他們到了西北角並不停止，繼續墾，墾過陸地，越過山嶺，給湖做了一條出口。湖水跟着他們湧出去，連同浮木一起流入太平洋。兩個小時以後，整湖的浮木流入太平洋，不見了，只剩下貝貝的影子和保羅的身影，在落日的陽光中忽隱忽現。

十二、營地的破裂

那是個古怪的夏天。首先玉蜀黍有了麻煩，保羅便決定不再下種，可是工人們要求他，跟在後面求着要種，所以保羅沒有辦法，就折中答應下種七百到八百個山頭的甜玉蜀黍，可是當穀穗才要成熟，太陽光就照得玉蜀黍爆開來，米花亂七八糟地落滿地上，多得要工人們埋起來。最糟糕的是，飛飄的玉米粒嚇壞了大小動物，驢子和小馬都嚇得嘶叫不止，牠們以為是冬天裏的風暴，會凍死牠們。

那時候地面上還有許多洞，不論保羅走到那裏，他總會發現窩窩洞洞，那些洞不是地鼠掘的，就是草原犬，要不，就是土撥鼠，對沒有利用這些洞，保羅覺得很可惜，所以開始收

集這些洞。

「收集這些洞做什麼用呢？」小米利問。

「儲存起來，」保羅說：「儲存起來，有人買就賣掉，不久將來就會有人來買去挖金礦，鑽石油，而我這些洞會使他們容易着手工作。」

收集洞的這個工作並不難，因為洞很輕，很容易挖掘起來。保羅把一些洞賣給農人做郵筒，一些賣給政府做地界標，其餘的沒有人知道怎麼用掉，有些人說這些洞在保羅挖深西雅圖海港的時候用掉了；有些說保羅把那些洞藏在某一座山邊，等政府建築鐵路的時候，成為現成的火車隧道，可是這些都是荒謬無稽的。事實上，保羅把這些洞埋在俄勒岡州的某一個地方，以後忘記了，可能現在那些洞還在那邊，假如有人要找的話就到俄勒岡州去找。

接着，便是哥倫比亞河，有些老傳說，說哥倫比亞河是貝貝意外造成的。原來有一次貝貝拖引的鐵鍊斷了，那條沉重的鐵鍊在地上拖劃而成。另一種說法是保羅不願由貝貝致力這種奉獻的工作，改由山羊去做的。哥倫比亞河的起源便是松湖。

有一天，保羅看見一艘光潔的小船在河裏航行，對保羅而言，那艘小船不啻是艘玩具船，不過河裏有船航行的確是美妙，於是，提高嗓子喊說：「那艘船只夠一個船長住；假如我猜的不錯，他在船上。」

那個小船的船長和保羅相比較起來，如同一個矮人國來的侏儒，可是那個船長卻勇敢的回喊說：「我的名字叫賀萊，是從波士頓來的，假如你不擋住我去路的話，我就可以一帆風順地到我要去的地方。」

「嗯，」保羅說：「我以前看過許多多的海員水手，可是就沒有看過你這樣矮小，口氣卻這樣大的人。」

「人個子的大小並不能夠判斷一個人，」賀船長說：「你沒有聽說『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』這個成語嗎？」

保羅是沒有聽說過，所以立刻改換話題：「你那艘小船，你怎麼稱呼？」

「我的小船，」賀船長回答說：「它的名字叫哥倫比亞，是隨着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喊的，我的哥倫比亞現在正要到寶石海去，當然，在去之前，我要先把地面上的巨人都消除了。」

保羅咧嘴笑說：「我很喜歡你的大膽和勇氣，也很喜歡你的小船，本來這條河是我的，現在，送給你，並且命名為哥倫比亞河，以便讓人們來紀念你和你的船。還有，我要讓你安全的到達西海岸，」保羅說着，向前涉過去，像檢東西一樣，把小船檢提在手裏，向前大步走了幾步，然後輕輕地把小船放進太平洋，因為放得很輕，所以水面幾乎沒有掀起絲毫的波浪。

「好了，已到大海洋了，」保羅說：「再見，哥倫比亞，還有從波士頓來的哥倫布，再見，祝你好運。」

這就是哥倫比亞河之名的來源。

× × ×
那時候貝貝的牛舍也令人頭痛。貝貝個子實在太大，所以每次鐵匠歐大替他做一付牛蹄時，保羅就得另挖一座鐵礦。貝貝的鐵蹄和馬蹄一樣，只是比普通的馬蹄重一千倍而已。有一次歐大爲了提兩只牛蹄，使得他每走一步停一步，腳還陷入砂土裏，深及膝蓋。蓋牛舍越來越花時間，越來越費人力。所以，有一天保羅說：

「真是頭痛，我們需要人手伐木，但又不能不清潔牛舍。」

說着，他突然大笑，打自己的臀部說：「就是這樣，小米利，拿着你的鐵錘，我們一兩個小時就可以解決了。走吧！」

「可是，你準備怎麼做呀？」小米利問。

「我要利用哥倫比亞河，我想接條小河過來，流過牛舍，讓流水來清洗牛舍。」

這個主意果然生效，並且比原先所想的更好，經過牛舍的河水，使陸地肥沃，使原先像沙漠的地方變成花園，生出鮮豔奪目的花兒，長出最甜美，水分最多的果實，使不毛之地，變成沃土。

但是，這種現象也僅僅在貝貝惹出大麻煩之前，因為這片沃土差一點又毀了貝貝的生命。乾草、煮成糊的食物，牧草粗長的草、樹的樹枝，這些對貝貝來說都是同樣的，牠分不出好壞，也不知飽或饑。

那次死活是發生在紫花菌營（一種牛食植物）的田地上，這裏菌營茂盛，滿地皆是，任

何動物來吃過以後，都知道何時飽了，就該停止，只有貝貝，不知道飽是什麼滋味，牠拼命地吃，拼命地吃，地面的最後一片綠葉都啃光了為止，最後地面是光禿禿的，而牠自己呢，肚子卻漲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

那時候保羅到林子裏伐木，不在營地，可是小米利看出貝貝有了麻煩，他看見貝貝伸長着舌頭，便提了幾加侖的水給牠喝，可是喝完後，問題更大了，貝貝不斷地喘氣，眼睛滾呀滾的，顯得非常痛苦，顯的身體太脹，脹得快要爆裂了。

「找個醫生來。」小仙笛說，雖然他知道附近沒有醫生。

「找個注射筒來，」應哲南從書上得到救助動物的方法說：「找一個最大的注射筒。」

「這裏沒有注射器呀！這點你是知道的，」許炳乾說：「事實上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適合貝貝用的，不過我想，我有個辦法可以行得通，那個早期沒有鐘時吹號用的角笛，又長又尖，可以試着用。」說着，便像打針一樣，把角笛刺進貝貝的腰。

貝貝痛苦地大叫大吼，但是牠的叫聲，還沒有從角笛出來的聲音大，角笛聲大約吹了六個小時，越來越響，角笛聲震響了整個大地，在山間有了迴響，保羅聽到，知道出事，丟下

斧頭，兩步併成一步地回來。當他知道貝貝惹了什麼麻煩後，半生氣，半笑地罵說：「你這老笨蛋，你自己做的事自己不負責還敢叫，你想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條不曉得控制自己食慾的牛嗎？你真該感到慚愧！」貝貝的表情好像聽懂保羅的話，因為牠表情溫馴，不快樂地呻吟着。病癒之後，牠就只吃自己那份食物，牠對紫花苜蓿碰也不碰一下，看樣子牠已得到不少教訓。

可是兩星期之後，牠又饑不擇食了，牠覺得自己像是在受饑餓的煎熬一樣。有一天早晨，當許炳乾的廚房冒着煙傳出一陣陣的香氣時，貝貝再也忍不住了。牠扯斷鐵鍊，像穿過厚紙板一樣的穿過上鎖的門，進入廚房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烘好的一千多個餅一口氣吞下去，其他麵糰，爐子火以及其他可以吃的東西全部吞進肚裏，當許炳乾扭頭看時，他看見貝貝的呼吸有煙火，像龍一樣由鼻孔噴出。

那時好像貝貝就要完蛋一樣，因為牠的肚子裏像在燃燒，保羅把牠帶到哥倫比亞河去泡水，但貝貝一直在水裏滾，使平靜的河水忽低忽高的，溢到陸面。

「這條牛有病了，」小米利在貝貝站起腳來的時候說：「即使牠的病好了，牠也不會像

以前一樣好了。」

小米利說對了，貝貝病體恢復後，變得很容易驚慌，一點點小事情就會使他神經緊張，保羅必須很小心地駕馭牠。當然，他還是讓貝貝做點輕鬆工作的。像在西雅圖掘海灣，使一個城市有港口，西雅圖港口這個工程由一位胡先生和雷先生負責挖掘，他們工作了幾年，仍然沒有成功，所以保羅自動答應幫忙。

保羅說：「你們用那些小犁子，小刨子永遠做不出什麼工程來。」

「用一套疏濬機怎樣？」雷先生問。

「或者六個齒的耙子？」胡先生說。

「都不夠，」保羅說：「那只能挖表面，就像你們剛動工時候一樣，你們應該利用『自然』來對付『自然』……」他說到這裏停住，然後大聲疾呼說：「就是那樣，讓自然替我們做。」說着，不再說什麼，轉身就走。

一星期以後，保羅回來了，人們看見貝貝胸脯以上高出海灣的水面，牠的身後拖着一個巨大的雪白的東西，那東西在晨陽中閃耀。

「那是什麼呀？」雷先生和胡先生異口同聲問。

「沒有什麼，」保羅回叫：「告訴你們就不會稀奇了，它是冰河——最大的一個，它在北極是用來掘河道和山谷的。我想冰河既然可以在北極那樣做，在這裏也可以那樣做。」

保羅就用從北極拖來的冰河，利用尖削的部分來犁海港。他的工作一切順利，一直到快要完工的時候，有一天，雷先生和胡先生來看工程的末尾部分。這次胡先生把女兒一起帶來，他的女兒是個教員，但她的打扮卻不像教員，她穿着鮮艷的藍色衣服，帽子是翠綠色，另外帶一把紅色的陽傘。紅色一直是令貝貝憎恨的，而當紅色的陽傘在陽光中閃耀時，貝貝驚慌了，牠驚跳，怒吼，急逃。保羅也無法制止牠。貝貝拖着冰河到陸地上亂闖亂跑，好幾小時以後，才被保羅抓住。

「對不起，」保羅對雷先生說：「你知道牠是怎麼弄的。」

「不用道歉，」雷先生說：「牠沒有弄壞東西，相反的，你的牛做了一件與我們有利的事，我們一直想要在附近掘一條運河，現在，我們已經有了。」

「是的，」胡先生附加說：「這事情應該由我女兒負責任才對。」

那條運河便叫「胡氏運河」。但那時候保羅因為心裏憂慮着貝貝和工人們，對命名就不加以理會。那時候，貝貝非常的不安於室，牠對什麼工作都不高興做，工人們的行為也都反常，好吃的小米利也失去食慾，保羅說：

「這是一種不好的預兆！」

他覺得空氣裏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息，那可能是春天。春天，使保羅的伐木營開始破裂。

十三、保羅的春天

春天到了，可是保羅佯裝着沒有注意到。他要工人們繼續工作，雖然他們一個個都不在焉。

伐木工作也沒有什麼好做的了，所以保羅便派遣工人們到西海岸去工作，或是開溝或是掘海，或是築水路，但工人們都失去工作興趣，甚至保羅本人也心不在焉。

當他們開始掘「派格特海灣」時，事情就開始了。

海灣的污泥比原先計算的要多，他們每挖一鎛，部分污泥又流回水裏，大家情緒都很惡劣。

保羅爲了要使工人們振奮起來，便提議兩人一組，兩人一組的拾木頭比賽看誰拾得快，跑得快，他想這種遊戲，小騎師應該會很高興參加的，誰知不但小騎師不感興趣，小仙笛也不感興趣，還有費巴桑，小米利也都缺乏興趣。

「你們都怎麼啦？」保羅說：「你們都生病了嗎？我看不出來你們是怎麼啦？」

接着，他看到一個女孩子沿水路邊走向他們，她長得纖細柔和，美麗如同洋娃娃，但她走路的體態是充滿自信。保羅看着她，然後走過去，抓起她。她一點也不害怕，一點也不驚駭，她拉平裙子，坐在保羅的手掌心上，她的長髮飄着，她的兩腳懸掛着，然後，微笑着，從手袋裏拿出東西，在鼻樑上撲粉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保羅問。

「我正在和你調情呀！」那女孩子露出兩個酒渦說。

保羅迷惑地說：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要你替我做點事情。」她低聲說，同時做了一個狡猾的微笑。

保羅得彎下身子去聽她所要說的話。

「是的，」她繼續說：「我要你做件事情，那事情很難，我要你放這些人走，你會告訴我你需要他們，但是婦女們更需要他們，我們需要丈夫，」她說到這裏，厚顏地看着他說：「我們要嬰兒。」

「可是工作怎麼辦？」保羅說。

「工作該結束了，」她輕輕地說：「你是全世界最偉大的伐木工人，你知道這不是諂媚你的話，」這是保羅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臉紅的時候，那女孩又補充說：「反正你沒有做完的事，將來會有機會再來做的；有了機會，這些伐木工人們就得找新工作做，不論是農場、牧場，反正總要有個家。」

「嗯，」保羅放下那女孩說：「我來看看，不過，我首先要和他們談談。」

她拉平裙子，掠掠頭髮，很愉快地抬頭看他，說：「當然，當然要和他們談談，由他們決定。」

然後她笑着，向保羅揮揮手，走開了。

「諸位，」保羅說：「我正在想把營地遷到一個別的地方，一個非常好的地方，一個以前你們沒有看過的地方，我想到阿拉斯加去。那裏到處都是森林，山是水做的，成串的島嶼，從寒冷的白令海一直到溫暖的太平洋，全長一千二百公里，熊一隻兩噸以上，假如你們要金子的話，那裏遍地都是，你要的每樣東西到處都是，誰要去？你，小米利？」

「保羅，我很喜歡去，實在，很喜歡，」小米利說：「不過，我對伐木工作已經做夠了，打獵也打夠了，我現在正想找個地方定居下來，當然，如果可能，成個家。」

「這樣嘛，」保羅聳聳肩說：「其實，我只要一兩個人陪我就行，哲南，你怎樣？」

「我要告訴你，保羅，」應哲南說：「那些事我也做夠了，但是，我要寫的題材已經差不多成型了，我必須整理出來，我一直想寫一本書。」

「書！」保羅說：「書只是一些傻子們讀，誰會相信你寫的那些！我想你大概天生拿筆的料。小仙笛，你想怎樣？」

「哦，保羅，北方對你來說是一樣的，可是對我就不一樣，我適應不了寒冷的天氣，我想——我要到南方去。」

保羅舐舐嘴唇：「你呢？許炳乾，你有什麼不去的理由？我相信你和他們一樣也有好理由不去。」

「是的，」許炳乾帶着一種柔和的微笑說：「我對廚房工作已經厭倦了，我希望從現在起有人做給我吃。」

「我再問你們兩個也沒有什麼用處了。」保羅對小騎師和費巴桑說。

「我想我還是要繼續弄我的老行業——牧牛。」小騎師說。

「那不是替人工作，」小米利說：「那是——」

「我知道。」保羅說。

一陣沉默，沒有人知道如何來打破靜寂，一直到那女孩子的笑聲響起。

「那麼，再見，」保羅說：「我得走了，我不知道我和貝貝要到那兒去，不過，我相信我總會有事做的。我們已經在一起處了很久，我們很難忘記過去那段神奇的日子，可是——唉，我不知道怎麼說才好——我想沒有什麼可說的了。」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巨人保羅 / 姚姮譯，——版，——臺北市
；水牛，民80印刷
面；公分，——(水牛少年文庫；
13)
ISBN 957-599-051-X(平裝)

859.6

80001310

譯者：姚姮
發行人：彭誠晃
出版者：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
電話：3410275・3215644
郵政劃撥0013932-1號
一版五刷：中華民國80年7月1日

登記證 局版台字第0628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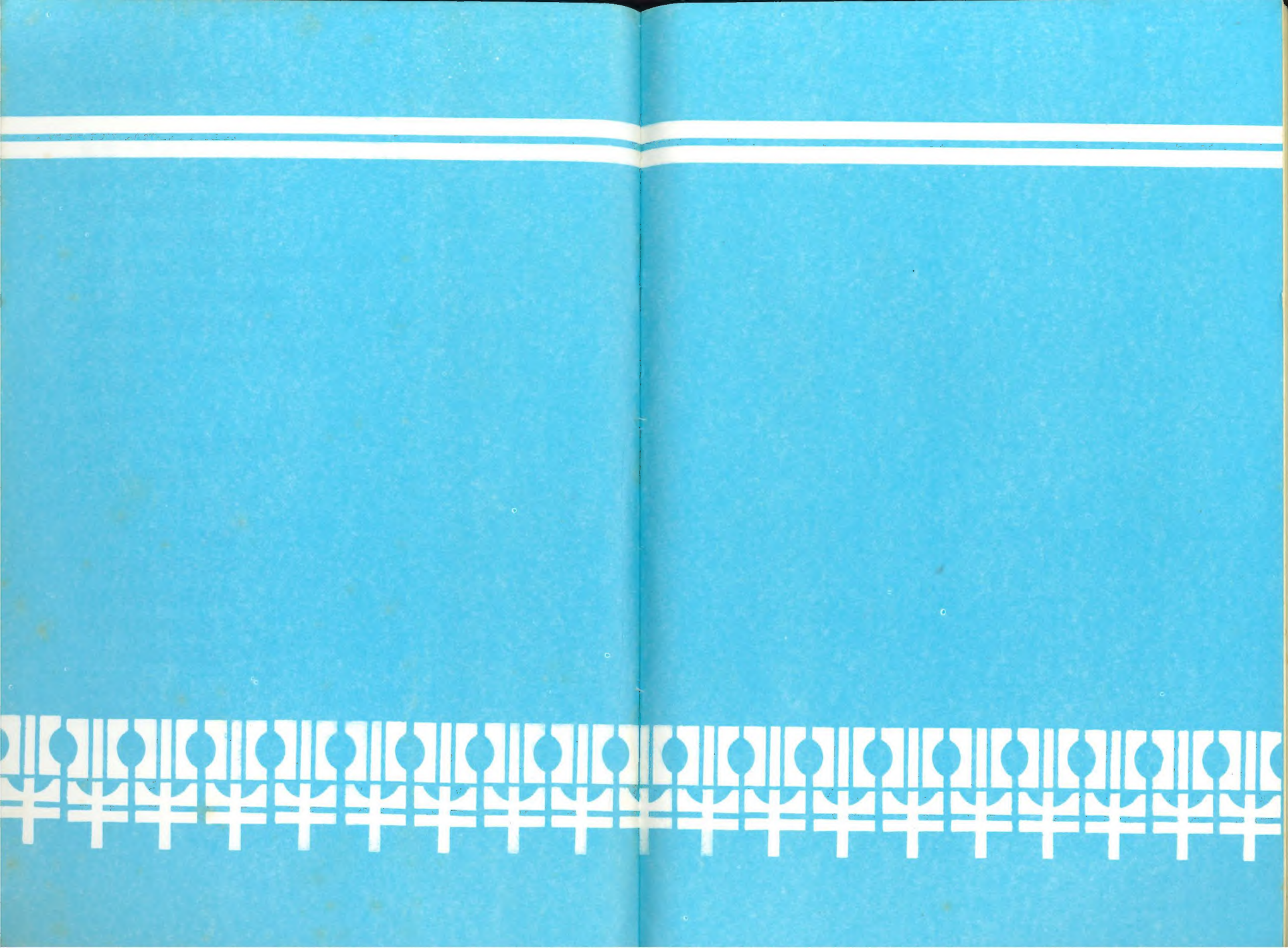
◀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▶

ISBN : 957-599-051-X(平裝) : NT\$60

他扛起斧頭，走了。

巨人保羅

有人說保羅就這樣消逝不見了。有人說他到英國去，也有些說他到阿拉斯加了，一直和貝貝在一起，可是沒有人敢確定他到那裏去了。



知識博覽（注音版）

海倫·凱勒的奇蹟

林肯的青少年時代

少女安娜的悲劇（上）

少女安娜的悲劇（下）

伊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（上）伊

麗莎白女王的少女時代（下）

世界聞名的情報故事（上）

世界聞名的情報故事（下）

我與印度豹（上）

我與印度豹（下）

世界上不可思議的事

金字塔的秘密

太空飛行70萬公里

橫渡大西洋的創舉

乘著遊艇環遊世界

奧之孟船長冒險記

神秘的瑪耶王國（上）

神秘的瑪耶王國（下）

逃出南極

北極生活三十年

知識博覽